

九
始

茶桑口
卧龍吊
夜



曹孫林
書向錄
遂



曹阿瞞
別孫桑袍

張永年
反難
楊修



諸葛
遺老
臨

諸葛亮痛哭麻

孔明
計定
張任

攻維城黃龍爭功



第五十七回

崇祭口卧龍弔喪

來陽縣鳳雛理事

茂苑毛宗岡序始氏評

却說周瑜怒氣填胸。望於馬下左右急救歸船。軍士傳說玄德孔明在前山頂上飲酒取樂。不知飲酒更瑜大怒。咬牙切齒曰：「你道我取不得西川，我誓取之。」正恨間，人報吳侯遣弟孫瑜到。周瑜接入，具言其事。孫瑜曰：「吾奉兄命來助都督，遂令催軍前行。行至巴丘，人報上流有劉封關平二人領軍截住水路。周瑜愈怒，忽又報孔明遣人送書至。」書到了周瑜拆書視之，書曰：

漢軍師中即將諸葛亮致書於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麾下。自柴桑一別，至今戀戀不忘。聞足下欲取西川，亮竊以為為不可。益州民強地險，劉璋雖闇弱，足以自守。今勞師遠征，轉運萬里，欲收全功，雖吳起不能定其規。孫武不能善其後也。極妙曹操失利於赤壁，志豈須臾忘報讐哉！今足下興兵遠征，倘操乘虛而至，江南藩粉矣。亮不忍坐視，特此告知。幸垂垂鑒。

周瑜覽畢，長嘆一聲。念極而嘆喚左右取紙筆作書上吳侯，乃聚眾將曰：「吾非不欲盡志報國，奈天命已絕矣。汝等善事吳侯，共成大業。言訖昏絕。徐徐又醒，仰天長嘆曰：「既生瑜，何生亮。連叫數聲而亡。」周瑜少年經志不絕，蓋其氣壽三十六歲後人有詩嘆曰：「赤壁遺雄烈，青年有駿聲。越敵知雅意，林酒謝良朋。」

曾謁三千客

常驅十萬兵

巴丘終命處

憑弔欲傷情

周瑜停喪於巴丘，眾將將所遺書，燒道人飛報孫權。聞周瑜死，放聲大哭，拆視其書，乃薦魯肅以自代也。書略曰：「瑜以凡才，荷蒙殊遇，委任腹心，統御兵馬，敢不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效。奈死生不測，修短有命，愚志未展，微軀已捐。遺恨何極。方今曹操在北，疆場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曹操以劉備為龍用天下之事，尚未可知。此正朝士盱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倘蒙垂鑒，瑜死不朽矣。」

孫權覽畢，哭曰：「公瑾有王佐之才，今忽短命而死，孤何賴哉！既遺書薦子敬，孤敢不從之。即日便命魯肅為都督，總統兵馬。一面教發周瑜靈柩回葬。却說孔明在荊州，夜觀天文，見將星墜地，乃笑曰：「周瑜死矣。至晚告於玄德，玄德使人探知，果然死了。玄德問孔明曰：「周瑜既死，還當如何？」孔明曰：「代瑜領兵者，必魯肅也。」能料死亮觀天象，將星聚於東方，亮當以弔

初生性又
孔明曰
益無如音
從之天下
我者為之
已能忘我
者亦知已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用我者為

喪為由往江東走一遭就尋賢士佐助主公伏後玄德曰只恐吳中將士加害於先生孔明曰瑜在之日亮猶未懼今瑜已死又何患乎孔明一與與乃與趙雲引五百軍具祭禮下船赴已上弔喪於路探聽得孫權已令魯肅為都督周瑜靈柩已回柴桑孔明恐至柴桑魯肅以禮迎接周瑜部將皆欲殺孔明因見趙雲帶劍相隨不敢下手孔明教設祭物於靈前親自奠酒跪於地下讀祭文曰

嗚呼公瑾不幸夭亡修短固天人豈不傷我心實痛酬酒一觴君其有靈享我蒸嘗弔君幼學以文伯符仗義疎財讓舍以居弔君弱冠萬里驅馳定建霸業割據江南弔君壯力遠鎮巴三景升懷應討逆無憂弔君平度佳配小喬漢臣之所不愧當朝弔君氣概諒阻納質始不垂翅終能奮翼弔君都陽蔣幹來說揮酒自如雅量高志弔君宏才文武善略火攻破敵挽強為弱想君當年雄資英發哭君早逝俯地流血忠義之心英靈之氣命終三紀名垂百世哀君情切愁腸千結惟我肝胆悲無斷絕昊天昏暗三軍愴怨主為哀泣友為淚連亮也不才焉計求謀助吳拒曹輔漢安劉倚角之後首尾相倚若存若亡何慮何憂嗚呼公瑾先死永別樸守其貞冥冥滅滅魂如有靈以鑑我心從此天下更無知音此是嗚呼痛哉伏惟尚饗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動不已哭其不能助我以攻眾將相謂曰人盡道公瑾與孔明不睦今觀其祭奠之情人皆虛言也魯肅見孔明如此悲切亦為感傷自思曰孔明自是多情乃公瑾量窄自取死耳後人有詩嘆曰
孔明祭畢伏地大哭淚如湧泉哀動不已
魯肅設宴款待孔明宴罷孔明辭回方欲下船只見江邊一人道袍竹冠皂纓素履一手揪住孔明大笑曰汝氣死周瑜却

又來弔孝明欺東吳無人耶孔明即視其人乃鳳雛先生龐統也孔明亦大笑兩人携手登舟各訴心事孔明乃留書一封與統囑曰吾料孫仲謀必不能重用足下稍有不如意可來荆州共扶玄德此人寬仁厚德必不負公平生之所學統允諾而別統有幼弟孔明自回荆州却說魯肅送周瑜靈柩至蕪湖孫權接着哭祭於前命厚葬於本鄉了却瑜有兩男一女長男循次男胤權皆厚恤之魯肅曰肅碌碌庸才誤蒙公瑾重薦其實不稱所職願舉一人以助主公此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謀略不減於管樂樞機可並於孫吳往日周公瑾多用其言孔明亦深服其智見在江南何不重用魯肅口極權聞言大喜便問此人姓名肅曰此人乃襄陽人姓龐名統字士元道號鳳雛先生權曰孤亦聞名久矣今既來此可即請來相見

以令人之... 乃問曰... 權平生最喜周瑜... 主公何不用龐士元... 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 乃長嘆不語... 去也... 玄德必令孫劉兩家... 察四郡未回... 心中亦不悅... 特來相投... 公任之如後... 政事終日飲酒... 吾法度遂喚飛... 言語與孫乾... 龐縣令自到任... 衣冠不整... 汝到任百餘日... 喚公吏將百餘日... 聽詞... 不曲直分明... 並無分毫差錯... 民皆叩首拜伏... 不到半日... 將百餘日之事... 盡斷畢了... 誰云大受者... 投筆於地而對

於是魯肅邀請龐統入見孫權施禮畢。孫權見其人濃眉大目，形容古怪，心中不喜。以觀取人失之子羽，不聽

乃問曰：公平生所學，以何為主？統曰：不必拘執，隨機應變。權曰：公之才學，比公瑾何如？統笑曰：某之所學，與公瑾大不相同。

權平生最喜周瑜，見統輕之，心中愈不樂。又性謀識，乃謂統曰：公且退，待有用公之時，却來相請。統長嘆一聲而出。魯肅曰：

主公何不用龐士元？權曰：狂士也，用之何益？肅曰：赤壁鏖兵之時，此人曾獻連環策，成第一功。上七回中事主公想必知之。權

曰：此時乃曹操自欲釘船，未必此人之功也。吾誓不用之。魯肅出，謂龐統曰：非肅不薦，足下奈吳侯不肯用公，公且耐心。統

乃長嘆不語。肅曰：公莫非無意於吳中乎？統不答。肅曰：公抱匡濟之才，無往不利，可贊對肅言。將欲何往？統曰：吾欲投曹操

去也。叔言以肅曰：此明珠投暗矣。可往荆州投劉皇叔，必然重用。統曰：統意實欲如此，前言戲耳。肅曰：某當作書奉薦公輔

玄德，必令孫劉兩家無相攻擊，同力破曹。見識將周統曰：此某平生之素志也。乃求薦書，遂往荆州來見玄德。此時孔明披

察四郡未回，妙折門吏傳報江南名士龐統，特來相投。玄德久聞統名，便教請入相見。統見玄德，長揖不拜。玄德見統貌陋，

心中亦不悅。曹操初見龐統，甚不喜之。乃問統曰：足下遠來不易，統不即取出魯肅書，并孔明投呈。但答曰：聞皇叔招賢納士，

特來相投，妙折身分若今之快，統投書玄德曰：荆楚稍定，若無閒職，此去東北一百三十里，有一縣名耒陽，缺一縣宰，屈

公任之。如後有缺，却當重用。統思玄德待我何薄，欲以才學動之，見孔明不在，只得勉強相辭而去。妙折統到耒陽縣，不理

政事，終日飲酒為樂。醉翁之意一應錢糧詞訟，並不理會。有人報知玄德，言龐統將耒陽縣事盡廢。玄德怒曰：豎儒馬敗亂

吾法度，遂喚飛乘分付引從人去荆南諸縣巡視。如有不公不法者，就便究問。恐於事有不明處，可與孫乾同去。張飛領了

言語，與孫乾前至耒陽縣。軍民官吏皆出郭迎接，獨不見縣令。於飲酒廢事，務勝于迎接，發令飛問曰：縣令何在？同僚覆曰：

龐縣令自到任，及今將百餘日。縣中之事，並不理問。每日飲酒，自旦及夜，只在醉鄉。今日宿酒未醒，猶臥不起。張飛大怒，欲

擒之。孫乾曰：龐士元乃高明之士，未可輕忽。且到縣問之。如果於理不當，治罪未晚。飛乃入縣，正廳上坐定，教縣令來見。統

衣冠不整，扶醉而出。故詐飛怒曰：吾兄以汝為人，今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統飛

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重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且生疑為將軍少坐，待我發發。隨即

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贊也。案卷上聽訴詞，被人告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

聽詞，劉穆之不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投筆於地而對

曰：吾兄以汝為人，今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統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重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且生疑為將軍少坐，待我發發。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贊也。案卷上聽訴詞，被人告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投筆於地而對

曰：吾兄以汝為人，今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統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重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且生疑為將軍少坐，待我發發。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贊也。案卷上聽訴詞，被人告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投筆於地而對

曰：吾兄以汝為人，今作縣宰，汝焉敢盡廢縣事？統笑曰：將軍以吾廢了縣中何事？統飛曰：汝到任百餘日，終日在醉鄉，安得不廢政事？統曰：重百里小縣，些小公事，何難決斷？且生疑為將軍少坐，待我發發。隨即喚公吏，將百餘日所積公務，都取來剖斷。吏皆紛然贊也。案卷上聽訴詞，被人告等，環跪階下。統手中批判，口中發落。耳內聽詞，曲直分明，並無分毫差錯。民皆叩首拜伏。不到半日，將百餘日之事，盡斷畢了。誰云大受者，投筆於地而對

張飛曰所廢之事何在曹操孫權吾視之若掌上觀文一翻便寫此小縣何足介意飛大驚下席謝曰先生大才小子失敬吾當於兄長前極力舉薦粗中細看統乃將出魯肅薦書一封妙有曲折飛曰先生初見吾兄何不將出統曰若便將出似乎專藉薦書來干謁矣今之求討薦書一本飛願謂孫乾曰非公則失一大賢也遂辭統回荆州見立德具說

統之才立德大驚曰屈待大賢吾之過也飛將魯肅薦書呈上不消曹肅薦書先立德折視薦書略曰

龐士元非百里之才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如以貌取之恐負所學有鑒於孫權而終為他人所用實可惜也

玄德看畢正在嗟嘆忽報孔明回玄德接入禮畢孔明先問曰龐軍師近日無恙否惻得玄德曰近治來陽縣好酒廢事孔明笑曰士元非百里之才胸中所學勝亮十倍此句是過譽足見孔明之謙亮曾有薦書在士元處曾達主公否玄德曰今日方得子敬書却未見先生之書孔明曰大賢若處小任往往以酒糊塗倦於視事玄德曰若非吾弟所言險失大賢隨即

令張飛往來陽縣請龐統到荆州玄德下階請罪統方將出孔明所薦之書兩封書作兩次取出玄德看書中之意言鳳雛到日宜即重用玄德喜曰昔司馬德操言伏龍鳳雛兩人得一可安天下五翻中語今吾二人皆得漢室可興矣遂拜龐統

為副軍師中郎將與孔明共贊方略教練軍士聽候征伐以上按下文德一處早有人報到許昌言劉備有諸葛亮龐統為

謀士招軍買馬精草屯糧連接東吳早晚必興兵北伐曹操聞之遂聚眾謀士商議南征荀攸進曰周瑜新死可先去孫權

次攻劉備操曰我欲遠征恐馬騰來襲許都前在赤壁之時軍中有訛言亦傳西涼入寇之事照應四下今不可不防也荀

攸曰以愚所見不若降詔加馬騰為征南將軍使討孫權誘入京師先除此人則南征無患矣操大喜即日遣人貴詔至西

涼名馬騰却說騰字壽成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後父名顯字子碩桓帝時為天水關中縣尉後失官流落隴西與羌人雜處

遂娶羌女牛騰騰身長八尺體貌雄異稟性溫良人多敬之靈帝末年羌人多叛騰召募民兵破之初平中因討賊有功

拜征西將軍鎮西將軍韓遂為兄弟續前文之所未及當日奉詔乃與長子馬超商議曰吾自與董承受衣帶詔以來

與劉立德約共討賊不幸董承已死立德屢敗我又僻處西涼未能協助立德出頭得此二句叙明今聞立德已得荆州我

正欲展昔日之志而曹操反來召我當如何馬超曰操奉天子之命以召父親今若不往彼必以逆命責我當乘其來

召竟往京師於中取事則昔日之志可展也補馬超之言方見馬馬騰父子馬岱諫曰曹操心懷叵測叔父若往恐遭其害

馬騰曰

馬騰曰

馬騰曰

為下文

起曰兒願盡起西涼之兵隨父親殺入許昌為天下除害亦何不可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

馬休馬鐵并姪馬岱隨我同往曹操見有汝在西涼又有韓遂相助諒不敢加害於我也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

可輕入京師曹操機應變觀其動靜騰曰我自有限不必多慮於是馬騰乃引西涼兵五千先教馬休馬鐵為前部留馬岱

在後接應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逸還望許昌而來離許昌二十里屯住重馬曹操聽知馬騰已到喚門下侍即黃奎吩咐曰目今馬騰

南征吾命汝為行軍參謀先至馬騰寨中勞軍可對馬騰說西涼路遠軍糧甚難不能多帶人馬我當更遣大兵協同前進

來日教他入城面君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是誘殺之計吾就應付糧草與之奎領命來見馬騰置酒相待奎酒半酣而言曰吾父黃琬死於李

催郭汜之難嘗懷痛恨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之事於此一提不想今日又遇取君之賊騰曰誰為欺君之賊奎曰欺君者操賊也公豈不知而問

我耶騰恐是操使來相探急止之曰耳目較近休得亂言奎叱曰公竟忘却衣帶詔乎騰見他說出心事乃密以實情告之

奎曰操欲公入城面君必非好意公不可輕入來日當勒兵城下待曹操出城點軍就點軍處殺之大事濟矣二人商議已

定黃奎回家恨氣未息其妻再三問之奎不肯言不告其妻而獨不料其妻與春香與奎弟苗澤私通澤欲得春香正無

計可施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與妻承奉春香見黃奎憤恨遂對澤曰黃侍郎今日商議軍情回意甚憤恨不知為誰澤曰汝可以言挑之曰人

皆說劉皇叔仁德曹操奸雄何也看他說甚言語是夜黃奎果到春香房中妾以言挑之奎乘醉言曰汝乃婦人尚知邪正

何況我乎吾所恨者欲殺曹操也妾曰若欲殺之如何下手奎曰吾已約定馬將軍明日在城外點兵時殺之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謀賊婦人妾

告於苗澤澤報知曹操操使密喚曹洪許褚吩咐如此如此又喚夏侯淵徐晃吩咐如此如此各人領命去了一面先將黃

奎一家老小拿下次日馬騰領着西涼兵馬將次近城只見前面一簇紅旗打着丞相旗號馬騰只道曹操自來點軍拍馬

向前怒聽得一聲炮響紅旗閃爍弓管齊發一將當先乃曹洪也馬騰急撥馬回時兩下喊聲又起左邊許褚殺來右邊夏

侯淵殺來後面又是徐晃領兵殺至截斷西涼軍馬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將馬騰父子三人困在垓心馬騰見不是頭路奮力衝

殺馬鐵早被亂箭射死魏馬騰曰汝目統羗兵保守西涼只教次子三人中先一個馬休隨着馬騰左衝右突不能得出二人身帶重傷坐下馬又被箭射倒父子二人俱被

執曹操教將黃奎與馬騰父子一齊綁至黃奎大叫無罪操教苗澤對證馬騰大罵豎儒悞我大事我不能為國殺賊是乃

天子誓芳烈

忠貞著一門

捐生圖國難

誓死報君恩

喻血盟言在 誅奸救狀存 西涼推世尊 不愧仗波孫

苗澤告操曰。不願加賞。只求李春香為妻。操笑曰。你為了一婦人。害了你姊夫一家。留此不義之人何用。可兒快活。便叫將苗澤。李春香與黃金一家老小。並斬於市。觀者無不嘆息。後人有詩嘆曰。

苗澤因私害蓋臣 春香未得及傷身 奸雄亦不相容恕 枉自圖謀作小人

曹操教招安西涼兵馬。諭之曰。馬騰父子謀反。不干眾人之事。一面使人吩咐。把住關隘。休教走了馬岱。且說馬岱自引一千兵在後。早有許昌城外。逃回軍士。報知馬岱。岱大驚。只得棄了兵馬。扮作客商。連夜逃遁去了。以上敘下西涼一變。曹操殺了馬騰等。便決意南征。忽人報曰。劉備調練軍馬。收拾器械。將欲取川。操驚曰。若劉備取川。則羽翼成矣。將何以圖之。言未畢。增下一人進言曰。某有一計。使劉備孫權不能相顧。江南西川。皆歸丞相。正是西川豪傑方遭戮。南國英雄又受殃。未知獻計者是誰。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馬孟起與兵雪恨 曹阿瞞割髮棄袍

却說獻策之人。乃治書侍御史陳羣。字長文。操問曰。陳長文有何良策。羣曰。今劉備孫權。結為唇齒。若劉備欲取西川。丞相可命上將提兵。會合泖之眾。進取江南。則孫權必求救於劉備。備意在西川。必無心救。權無救則力乏兵衰。江東之地。必為丞相所得。補敘馬騰兵馬。吳意不在吳。為丞相所得。補敘吳兵。吳意不在吳。若得江東。則荆州一鼓可平也。荆州既平。然後徐圖西川。天下定矣。操曰。長文之言。正合我意。即時起大兵三十萬。進下江南。令合泖眾。速往備糧草。以為供給。早有細作報知孫權。權聚眾將商議。張昭曰。可差人往曹子敬處。教急發書到荆州。使立德同力拒曹。子敬有恩於立德。其言必從。且立德既為東吳之婿。亦教不容辭。若立德來相助。江南可無患矣。權從其言。即遣人諭曹肅。使求救於立德。肅領命。隨即修書。使人送立德。立德看了書中之意。留使者於館舍。差人往南郡取孔明。孔明至荆州。立德將曹肅書與孔明看畢。孔明曰。也不消動江南之兵。也不必動荆州之兵。自使曹操不敢正視東南。便回與曹肅書。教高枕無憂。若但有北兵侵犯。皇叔自有退兵之策。妙在不即說明。使人去了。立德問曰。令操起三十萬大軍。會合泖之眾。一擁而來。先生有何妙計。可以退之。孔明曰。操平生所慮者。乃西涼之兵也。今操殺馬騰。其子馬超。現統西涼之眾。必切齒操賊。主公可作一書。往結馬超。使起兵入關。則操又何暇下江南矣。立德大喜。即時作書。遣一心腹人。送往西涼州投下。却說馬超在西涼州。夜感一

夢見身臥雪地

羣虎來咬驚懼而覺

心中疑惑

聚帳下將佐告說

夢中之事

帳下一人應聲曰

此夢乃不祥之兆也

眾視其人乃帳下心腹

枝耐姓龐名德字令名

超問令名所見若何

德曰雪地過虎

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

在許昌有事否言未

畢一人踉蹌而入

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

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

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與

弟皆死於市二弟亦遇

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

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

眾將救起超咬牙切齒

痛恨操賊

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

書至

夢見身臥雪地羣虎來咬驚懼而覺心中疑惑聚帳下將佐告說夢中之事帳下一人應聲曰此夢乃不祥之兆也眾視其人乃帳下心腹枝耐姓龐名德字令名超問令名所見若何德曰雪地過虎夢兆殊惡莫非老將軍在許昌有事否言未畢一人踉蹌而入哭拜於地曰叔父與弟皆死矣超視之乃馬岱也超驚問岱曰叔父與弟皆死於市二弟亦遇害惟岱扮作客商星夜走脫超聞言哭倒於地眾將救起超咬牙切齒痛恨操賊

忽報荊州劉皇叔遣人書至

馬超正說夢馬岱忽來馬超正哭超折視之書略曰

竊念漢室不幸操賊專權欺君罔上黎民凋殘備昔與令先君同受密詔誓誅此賊

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將軍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讐也若能率西涼之兵以攻操之右備當舉荊襄之眾以逼操之前

則逆操可擒奸黨可滅

響辱可報漢室可興矣書不盡言立待回音

馬超看畢即時揮淚回書發使者先回隨後便起西涼軍馬正欲進發忽西涼太守韓遂使人請馬超往見

韓遂又超至遂府遂將出曹操書示之內云若將馬超擒赴許都即封汝為西涼侯

韓遂用書一書一盡筆法變化

此書札往來便為超拜伏於地曰請叔父就縛俺兄弟二人解赴許都免叔父交戰之勞

韓遂扶起曰吾與汝父結為兄弟安忍害汝若與兵吾當相助

韓遂之助是實馬超拜謝韓遂便將操使者推出斬之乃點手下八部軍馬一同遂

發那八部乃侯選程銀李堪張橫梁興成宜馬玩楊秋八將也隨着韓遂合馬超手下龐德馬岱共起二十萬大兵殺奔長

安來

韓遂長安郡守鍾繇飛報曹操一面引軍拒敵布陣於野西涼州前部先鋒馬岱引軍一萬五千浩浩蕩蕩漫山遍野

而來鍾繇出馬答話密使寶刀一口與繇交戰不一合繇大敗奔走

只會寫字那軍會斷殺我

軍都到圍住長安鍾繇上城守護長安乃西漢建都之處城郭堅固河斬淪深急切攻不下

連圍了十日不能攻破之龐

德進計曰長安城上土硬水澀甚不堪食更兼無柴令圍十日軍民飢荒不如暫且收軍只須如此如此長安唾手可得

妙在不取明白馬超曰此計大妙即時差令字務傳於各部盡教退軍馬超親自斷後各部軍馬漸漸退去鍾繇次日登城

看時軍皆退了只恐有計令人哨探果然遂去方纔放心縱令軍民出城打柴取水大開城門放入出入

是計殺至第五日人報馬超兵又到軍民競奔入城

鍾繇乃復閉城堅守却說鍾繇弟鍾進守把西門約近三更城門裡一把火起鍾進急來救時城邊轉過一人舉刀縱馬大喝曰龐德在此

其來如亞夫將軍從天而下

曹操將馬下殺散軍校斬門關斷鎖放馬起韓遂軍馬入城鍾繇從東門棄城而去馬起韓遂得了城池賞勞三軍鍾繇退守

潼關飛報曹操操知失了長安不敢復議南征應前文東吳來救事此馬遂呼曹洪徐晃吩咐先帶一萬人馬督鍾繇

緊守潼關如十日內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干汝二人之事我統大軍隨後便至二人領了將令星夜便行曹仁諫曰洪

性躁誠恐誤事關公失宜操曰你與我押送糧草便隨後接應却說曹洪徐晃到潼關替鍾繇緊守關隘並不出戰馬起獨

軍才關下把曹操三代毀罵陳琳馬操以筆馬起馬操曹洪只要斬殺徐晃苦惱住至第九日在關上有時西

涼軍都棄馬在於關前草地上坐多半困乏就於地上睡臥計曹洪便叫備馬點起三十兵殺下關來西涼兵棄馬拋戈

而走洪迤邐追趕時徐晃正在關上點視糧車聞曹洪下關斬殺大驚急引兵隨後趕來大叫曹洪回馬忽然背後喊聲大

震馬岱引軍殺至城外見馬起與城中見曹洪徐晃急回走時一棒鼓響山背後兩軍截出左是馬起右是龐德混殺一

陣曹洪抵當不住折軍大半撞出重圍奔到關上西涼兵隨後趕來洪等棄關而走龐德直追過潼關撞見曹仁軍馬救了

曹洪等一軍馬起接應龐德上關曹洪失了潼關奔見曹操操曰與你十日限如何九日失了潼關洪曰西涼軍馬百殺辱

罵因見被軍纏急乘勢趕去不想中賊奸計操曰洪年幼躁暴徐是你須曉事是曰累諫不能當日是在關上點糧車比及

知道小將軍已下關了是恐有失連忙趕去已中賊奸計矣操大怒喝斬曹洪忘却前可無洪不取官告免曹洪服罪而退

操進兵直抵潼關曹仁曰可先下定寨柵然後打關木連操令砍伐樹木起立排柵分作三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操自

居中寨次日操引三寨大小將校殺奔關隘前去正遇西涼軍馬兩邊各布陣勢操出馬於門旗下看西涼之兵人人勇健

個個英雄又見馬起生得面如傅粉唇若抹朱腰細膀寬聲雄力猛白袍銀鎧手執長鎗立馬陣前借曹操眼中上首龐

德下首馬岱操暗暗稱奇自縱馬謂起曰汝乃漢朝名將子孫何故背反耶起咬牙切齒大罵操賊欺君罔上罪不容誅善

我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當活捉生啖汝肉前是背後罵此是當面罵只說罷挺槍直殺過來曹操背後子禁出馬兩馬交

戰門到八九回子禁取走張卻出迎戰二十合亦敗走李通出迎起奮威交戰數合之中一鎗刺李通於馬下起把鎗望後

一招西涼兵一齊衝殺過來操兵大敗西涼兵來得勢猛左右將佐香抵當不住馬起龐德馬岱引百餘騎直入中軍來捉

曹操操在亂軍中聽得西涼軍大叫穿紅袍者是曹操操就馬上急脫下紅袍馬起快脫馬起挂孝曹操何敢穿又聽得大

曹操

了。白虎來臨，眾皆認得是馬超。一擁下船，河邊軍爭上船者，聲喧不止。操猶坐而不動。按劍止約，休開。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得人喊馬嘶蜂擁而來。船上將躍身上岸，呼曰：賊至矣！請丞相下船。操視之，乃許褚也。操口內猶言：賊至何妨？回頭視之，馬超已離不得百餘步。操許褚拖擡下船時，船已離岸一丈有餘。褚負操一躍上船，隨行將士盡皆下水。板住船邊，爭欲上船逃命。船小將翻，褚掣刀亂砍，傍船手盡折，倒於水中。船中之急，將船望下水掉去。許褚立於梢上，忙用竹篙撐之。操伏在許褚腳邊。許褚反為許褚腳下人。馬超趕到河岸，見船已流至半河，遂拈弓搭箭，喝令曉將遠河射之。矢如雨急，褚恐傷曹操，以左手舉馬鞍遮之。死於水，其不死者天也。馬超前不虛發，船上駕舟之人應弦落水。船中數十人皆被射倒。其船反撐不定，於急水中旋轉。許褚獨奮脚威，將兩腿夾舵搖撼，一手使篙撐船，一手舉鞍遮護曹操。以將包頭以輪過身。此用。時有渭南縣令丁斐，在南山之上，見馬超急操甚急，恐傷操，命遂將寨內牛隻馬匹盡驅於外。漫山遍野皆是牛馬。西涼兵見之，却回爭取牛馬，無心追趕曹操。因此得脫。曹操不反虧了，樹虧了許都了，又虧了牛馬虧了方到北岸，便把船後鑿沈。諸將聽得曹操在河中逃難，急來救時，操已登岸。許褚身披重鎧，箭箭在甲上，眾將保操至野寨中，皆拜於地而問安。操大笑曰：我今日幾為小賊所困，好難故態。諸曰：若非有人縱馬放牛，以誘賊，賊必努力渡河矣。操問曰：誘賊者誰也？有知者答曰：渭南縣令丁斐也。少頃，斐入見，操謝曰：若非公之良謀，則吾被賊所擒矣。遂命為典軍校尉。斐曰：賊雖暫去，明日必復來，須以良策拒之。操曰：吾已准備了。遂喚諸將各分頭去。循河築起甬道，斬為寨脚。賊若來時，陳兵於甬道外，內虛立旌旗，以為疑兵。更沿河掘下壕塹，虛立柵蓋，河內以兵誘之。賊急來必陷。賊陷便可擒矣。但為自守之計，却說馬超回見韓遂，說道：幾子捉住曹操，有一將奮勇，操下船去了。不知何人，遂曰：吾聞曹操選極壯之人為帳前侍衛，名曰虎衛軍。以驍將典章許褚領之。因許褚外提典章，典章已死，令救操者必許褚也。此人勇力過人，人皆稱為虎獸。如遇之不可輕敵。超曰：吾亦聞其名久矣。遂曰：令操渡河，將龍吾後可連攻之，不可令他別立營寨。若立營寨，急難勦除。超曰：以怪惡意，遂拒住北岸，使彼不得渡河。乃為上策。遂曰：賢姪守寨，吾引軍循河戰操若何。超曰：令龐德為先鋒，跟叔父前去。於是韓遂與龐德領兵五萬，直奔河南。操令眾將於甬道兩旁誘之。龐德先引鐵騎兵千餘衝突而來，喊聲起處，人馬俱落於陷馬坑內。龐德躡身一跳，躍出土城，立於平地，立投數人，步行放出重圍。韓遂已被困在城心，龐德步行救之。正遇着曹仁部將曹永，被龐德一刀砍於馬下。奪其馬殺開一條血路，救出韓遂。投東南而走。龐德大馬奔馬許褚，背後曹兵趕來。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注：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只聽其前不認其後。

疾即不廷
我知其必
中里耳

第五十
九回

馬超引軍
之也此
入蜀之時
先寫馬超
之勇而將
寫馬超之
勇而將

許褚衣關
馬超

曹操林書
問韓遂

第五十九
回

馬超引軍
之也此
入蜀之時
先寫馬超
之勇而將
寫馬超之
勇而將

馬超引軍接應殺敗曹兵復救出大半軍馬戰至日暮方回計點人馬折了將佐程銀張橫陷坑中死者二百餘人將中折
了二馬超與韓遂商議若遷延日久操於河北立了營寨難以退敵不若乘今夜引輕騎去劫野營遂曰須分兵前後相救
於是超自為前部令龐德馬岱為後應當夜便行却說曹操收兵屯渭北喚諸將曰賊欺我未立寨柵必來劫野營可四散
伏兵庫其中軍炮響時伏兵盡起一鼓可擒也超在之謀早為老賊所覺原將依令伏兵已畢當夜馬超却先使成宜引三十騎往哨
探成宜見無人馬遂入中軍帳重見西涼兵到遂放號炮四面伏兵皆出只圍得三十騎成宜被夏侯淵所殺韓遂一人
馬超却自從背後與龐德馬岱兵分三路蜂擁殺來正是縱有伏兵能候敵怎當健將共爭先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

第五十九回

許褚裸衣關馬超

曹操林書問韓遂

却說當夜兩兵混戰直到天明各自收兵馬超屯兵渭口日夜分兵前後攻擊曹操在渭河內將船筏鎖練作浮橋三條接
連南岸曹仁引軍夾河立寨將糧草車輛穿連以為屏障馬超問之教軍士各快草一束帶着火種與韓遂引軍併力殺到
寨前堆積草把放起烈火前有赤壁之境後有渭河操兵抵敵不住棄寨而走車乘浮橋盡被燒毀西涼兵大勝截住渭河
曹操立不起營寨心中憂懼荀攸曰可取渭河沙土築起土城可以堅守操撥三萬軍擔土築城馬超又差龐德馬岱各引
五百馬軍往來衝突更兼沙土不實築起便倒操無計可施時當九月盡天氣寒冷形雲密布連日不開妙有開筆曹操在
寨中納悶忽人報曰有一老人來見丞相欲陳說方略操請入見其人鶴髮松姿形貌蒼古問之乃京兆人也隱居終南山
姓叢名子伯道號茅梅居士操以客禮代之子伯曰丞相欲跨渭安營久矣今何不乘時築之操曰沙土之地築壘不成隱
士有何良策賜教子伯曰丞相用兵如神豈不知天時乎連日陰雲布合朔風一起必大凍矣風起之後驅軍士運土潑水
比及天明土城已就操大悟厚賞子伯子伯不受而去是夜北風大作操盡驅兵士擔土潑水為無滅水之具作練囊盛水
澆之隨築隨凍比及天明沙土凍緊土城已築完超之快築時有大攻細作報知馬超超領兵觀之太驚疑有神助次日集
大軍鳴鼓而進操自來馬出營止有許褚一人隨後操揚鞭大呼曰孟德單騎至此請馬超出來答話超乘馬挺鎗而出操
曰汝敢我營寨不成令一夜天使築就汝何不早降老賊之禍之命馬超大怒意欲突前擒之見操背後一人睜圓怪眼
手提鋼刀勒馬而立極寫許褚英勇以超疑是許褚乃揚鞭問曰聞汝軍中有虎侯安在哉許褚提刀大叫曰吾即藍郡許
褚也目射神光威風抖擻超不敢動乃勒馬回前卷軍虎而疑操亦引許褚回寨兩軍觀之無不駭然操謂諸將曰賊亦知

仲康乃虎侯也。自此軍中皆稱諸為虎侯。百忙中央許褚曰：某來日必擒馬超。操曰：馬超英勇，不可輕敵。褚曰：某誓與死戰。

即使人下戰書，說虎侯單搦馬超來日決戰。超接書大怒曰：何敢如此相欺耶！即批次日誓殺虎侯。褚一虎也，超亦一虎也。

日雨軍出營，布成陣勢。超分龐德為左翼，馬岱為右翼，韓遂、中軍超、挺鎗縱馬立於陣前。高呼虎聲，快出曹操在門旗下。

回顧眾將曰：馬超不減呂布之勇。此語是言未絕，許褚拍馬舞刀而出。馬超挺鎗接戰，鬥了一百餘合，勝負不分。馬匹困乏，

各回軍中，換了馬匹，又出陣前。又鬥一百餘合，不分勝負。許褚性起，飛回陣中，卸了盔甲，渾身筋突，赤體提刀，翻身上馬來。

與馬超決戰。極寫許褚正是極寫馬超。曹操兩軍大駭，兩個又鬥到三十餘合，褚奮威舉力，便砍馬超。超閃過一鎗，望褚

心窩刺來，褚棄刀將鎗挾住，兩個在馬上奪鎗。許褚力大一聲響，拗斷鎗桿，各拿半節。在馬上亂打。以所殺始以操恐褚有

失，遂令夏侯淵、曹洪兩將齊出夾攻。龐德馬岱見操將齊出，慶兩翼鐵騎橫衝直撞，搦殺將來。操兵大亂。許褚臂中兩箭，

諸將慌退入寨。馬超直殺到河邊，操兵折傷大半。木行及樹之前操軍處取操令整閉休出。馬超回至渭口，謂韓遂曰：

吾見惡獸者，莫如許褚。真虎痴也。却說曹操料馬超可以計破，乃密令徐晃、朱靈盡渡河西結營。前後夾攻。一日操於城上

見馬超引數百騎直臨寨前，往來如飛，操觀良久，腳虎蹙於地曰：馬兒不死，吾無葬地矣。伍員不死楚不解安會夏侯淵聽

了，心中氣忿厲聲曰：吾寧死於此地，誓滅馬賊。遂引本部十餘人大開寨門，直趕去了。操急止不住，恐其有失，慌自上馬前

來接應。馬超見曹兵至，乃將前軍作後隊，後隊作先鋒，一字兒排開。夏侯淵馬到，超接住廝殺。超於亂軍中，遙見曹操，遂撒

了夏侯淵，直取曹操。馬超志在報仇，不操大驚，撥馬而走。曹兵大亂，正追之際，忽報操有一軍已在河西下了營寨。超大

驚，無心追趕。急收軍回寨，與韓遂商議。操兵乘虛已渡河西，吾軍前後受敵，如之奈何？部將李堪曰：不如割地請和。兩家

且各罷兵，推過冬天。到春暖別作計議。韓遂曰：李堪之言最善，可從之。超猶豫未決。馬超不敵和而韓遂欲和楊秋侯選皆

勸求和。於是韓遂遣楊秋為使，直往操寨下書，言割地請和之事。韓遂求和之書先至操曰：汝且回寨，吾來日使人回報。楊

秋辭去，曹操入見操曰：丞相主意若何？操曰：公所見若何？謂曰：兵不厭詐，可偽許之。然後用反間計，令韓馬相疑，則一鼓可

破也。曹操前為李德策馬騰令為曹操策操撫掌大喜曰：天下高見，多有相合。文和之謀，正吾心中之事也。於是遣人回書，

言待我徐徐退兵，還汝河西之地。一面教搭起浮橋，作退軍之意。馬超得書，謂韓遂曰：曹操雖然許和，奸雄難測，倘不往備，

反受其制。超與叔父輪流調兵。今日叔向操，超向徐晃。明日超向操，叔向徐晃。分頭提備，以防其詐。兩下分開反間之計，便可從此而入韓遂

不然遂曰誰可以通消息楊秋曰某願往遂乃寫密書遣楊秋迎來操寨說投降之事假書換得真書曹操大喜遂封韓遂為

西涼侯楊秋為西涼太守其餘皆有官爵約定放火為號共謀馬超楊秋拜辭回見韓遂具言其事約定今夜放火裏應外

合遂大喜就令軍士於中軍帳後堆積乾柴五將各懸刀劍聽候韓遂商議欲設宴請馬超就席問圍之猶豫未決不想

馬超早已深知備細便帶親隨數人仗劍先行令龐德馬岱為後應超潛步入韓遂帳中只見五將與韓遂密語只聽得楊

秋口中說逆事不宜遲可速行之韓幹在旁喻帳中所聽之語是虛令馬超在韓遂超大怒揮劍直入大喝曰羣賊馬賊謀

害我深省大驚超一劍望韓遂面門刺去遂慌以手迎之左手早被砍落韓遂手角不足馬超手五將揮刀齊出超縱步出

帳外五將圍繞混殺超獨揮寶劍力敵五將劍光明處鮮血濺飛砍翻馬玩刺倒梁興五將中又三將各自逃生超復入帳

中來尋韓遂時已被左右救去帳後一把火起各寨兵皆動超連忙上馬龐德馬岱亦至互相混戰超領軍殺出時操兵四

至前有許褚後有徐晃左有夏侯淵右有曹洪西涼之兵自相併殺超不見了龐德馬岱乃引百餘騎截於渭橋之上天色

微明方知混殺只見李堪引一軍從橋下過超挺鎗縱馬逐之李堪拖鎗而走恰好于禁從馬超背後趕來禁開弓射馬超

超聽得背後殺聲急閃過却射中前面李堪落馬而死三將中又去其一曹操欲借馬之一笑超回馬來殺于禁禁拍馬

走了超回橋上駐劄操兵前後大至虎衛軍當先亂箭夾射馬超超以鎗撥之香紛紛落地超可畏超令從騎往來突殺爭

奈曹兵圍困堅厚不能衝出超於橋上大喝一聲殺入河北從騎皆被截斷超獨在陣中衝突却被暗箭射倒坐下馬馬超

墜於地上操軍逼合正在危急忽西北角上一彪軍殺來乃龐德馬岱也此是地二人救了馬超將軍軍中戰馬與馬超騎了

翻身殺條血路望西北而走曹操聞馬超走脫傳令諸將無分晝夜務要趕到馬兒如得首級者千金賞萬戶侯生獲者封

大將軍與前追到將得令各要爭功逸進追襲馬超顧不得人馬困乏只顧奔走從騎漸漸皆散步兵走不上者多被

擒去止剩得三十餘騎與龐德馬岱望龍西臨洮而去以上放下馬超曹操親自追至安定知馬超去遠方收兵回長安取

將畢集韓遂已無左手做了殘疾之人韓遂無手曹操無足曹操就於長安歇馬授西涼侯之職楊秋侯選皆封列侯令守

渭口八將上下令班師回許都涼州秦軍楊阜字義山迎來長安見操操問之楊阜曰馬超有呂布之勇深得羌人之心令

丞相若不乘勢動絕他日養成氣力龐上諸郡非復國家之有也望丞相且休回兵為殺文馬超操曰吾本欲兵留征之奈

中原多事南方未定不可久留君當為孤保之阜領諾又保薦韋康為涼州刺史同領兵屯冀城以防馬超為殺文楊阜

操曰

操曰

操曰

而大喜
臨行請於操曰長安必留重兵以為後援操曰吾已定下汝但放心阜辭而去

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遷延日久而後北渡立營固守何也諸將所不敵操曰初賊守潼關若我初到便取河東賊

必以各寨分守諸渡口則河西不可渡矣吾故盛兵皆聚於潼關前使賊盡南守而河西不難備故徐晃未嘗得渡也吾然

後引兵北渡連軍樹柵為甬道築冰城欲賊知吾弱以驕其心使不難備吾乃巧用反間曹士卒之力一旦擊破之正所謂

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奇或謂操用眾將又請問曰丞相每聞賊加兵添眾則有喜色何也操曰關中邊遠若

羣賊各依險阻征之非要一二年不可平復今皆來聚一處其眾雖多人心不一易於離間一舉可滅吾固喜也五德新書

此書一覽可盡眾皆拜曰丞相神謀眾不及也操曰亦賴汝眾文武之力遂重賞諸軍留夏侯淵屯兵長安所得降兵分撥各

部夏侯淵任薦馮翊高陵人姓張名既字德容為京兆尹與淵同守長安操班師回都獻帝推舉駕出郭迎接明明是賊

人詔操暫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漢相蕭何故事自此威震中外以上按上曹操張魯遣消息報入漢中早驚動了漢寧

太守張魯原采張魯乃沛國豐人其祖張陵在西川鶴鳴山中造作道書以惑人人皆敬之凌死之後其子張衡行之百姓

但有學道者助米五斗世號米賊妙絕張衡死張魯行之張魯與張魯一個橫奴三人一個魯在漢中自號為師君稱謂

其來學道者皆號為鬼卒稱謂為首者號為祭酒愈出領眾多者號為治頭大祭酒愈出務以誠信為主不許欺詐如有病

者即設壇使病人居於靜室之中自思已過當面陳首然後為之祈禱主祈禱之事者號為奸令祭酒愈出祈禱之法書病

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文三通名為三官手書一通在於山頂以奏天一通埋於地以奏地一通沈於水底以申水官天公

人公與天官地官水官前後又遠遙相對如此之後但病痊可將米五斗為謝令之僧道替人家作好事每以錢燈鎮

肉食齊備許過往人量食多少自取而食多取者受天誅此等閑事境內有犯法者必怒三次不改者然後施刑所在並

無長官盡屬祭酒所管如此雄據漢中之地已三十年國家已為地遠不能征伐就命魯為鎮南即將領漢中守道進前

而已張魯在漢中亦別有一當年聞操破西涼之眾威震天下乃聚眾商議曰西涼馬騰遺教馬超新敗曹操必將侵

吾漢中我欲自稱漢王大帥君大祭酒督兵拒曹操諸君以為何如關國曰漢川之民戶出十萬餘眾財富糧足四面險

固今馬超新敗西涼之民從子子谷奔入漢中者不下數萬眾意益州劉璋懦弱不如先取西川四十一州為本然後稱王

未遲張魯大喜遂與弟張衡商議起兵以上又按上張魯以下接入劉早有細作報入川中却說益州劉璋字季玉即劉馬

是

一

第

第

之子漢魯恭王之後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因居於此後馬官至益州牧興平元年患病疽而死第一卷中便以劉馬
 魯前文州太史趙燾等共保璋為益州牧璋曾殺張魯母及弟因此有讐璋使龐羲為巴西太守以拒張魯時龐羲探知張
 魯欲興兵取川急報知劉璋璋平生懦弱聞得此信心中大憂當急聚眾官商議忽一人昂然而出曰主公放心某雖不才
 憑三寸不爛之舌使張魯不敢正眼來觀西川正是只因蜀地謀臣進致使荊州豪傑來未知此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回

張永年反難楊修

龐士元議取西蜀

却說那進計於劉璋者乃益州別駕姓張名松字永年其人生得額覆頭尖鼻樞齒露身短不滿五尺言語有若銅鐘脫就
 張松亦能隨可見以觀取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厄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為所滅近
 人者不可以相天下士劉璋問曰別駕有何高見可解張魯之厄松曰某聞許都曹操掃蕩中原呂布二袁皆為所滅近
 又破馬超天下無敵矣主公可備進獻之物松親往許都說曹操興兵取漢中以圖張魯則魯拒敵不暇何敢復窺蜀中耶
 張松看曹操中意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遣張松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書圖為紀永年張
 雖知後來却是無劉璋大喜收拾金珠錦綺為進獻之物遣張松為使松乃暗畫西川地理圖本藏之書圖為紀永年張
 願帶從人數騎取路赴許都早有人報入荊州孔明便使人入許都打探消息有此一却說張松到了許都館驛中坐
 定每日去相府伺候求見曹操原來曹操自破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飲宴無事少出國政者在相府商議張松候了三日
 方得通姓名左右近侍先要賄賂却纔引入此蘇秦所謂因鬼見帝者也然先操坐於堂上松拜畢操問曰汝主劉璋連
 年不進貢何也松曰為路途艱難賊寇竊發不能運進操叱曰吾掃蕩中原有何盜賊松曰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
 至少者亦帶甲十餘萬豈得謂太平耶此台操先見張松人物猥瑣五分不喜又聞語言衝撞遂拂袖而起轉入後堂左右
 責松曰汝為使命何不知禮一味衝撞幸得丞相看汝遠來之面不見罪責汝可急急回去松笑曰吾川中無詭佞之人身
 短而舌忽墮下一人大喝曰汝川中不會詭佞吾中原豈有詭佞者乎松觀其人單眉細眼貌白神清一從一醜問其姓名
 乃大尉楊彪之子楊修字德祖現為丞相門下掌庫主簿此人博學能言智識過人松知修是個舌辯之士有心難之修亦
 自恃其才小觀天下之士當時見張松言語譏諷遂退出外面書院之中分府主而坐謂松曰蜀道崎嶇遠來勞苦松曰奉
 主之命雖赴湯蹈火弗敢辭也修問蜀中風土如何松曰蜀為西郡古號益州路有錦江之險地連劍閣之難回還二百八
 十程縱橫三萬餘里雖鳴火吹相聞市井閭閻不斷田肥地茂歲無水旱之憂國富民豐時有管絃之樂所產之物草如山
 積天下莫可及也修又問曰蜀中人物如何松曰又有相如之賦武有伏波之才醫有仲景之能卜有君平之隱九流三教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德川即

知松此

懼色楊修頰以目視松操謂松曰吾視天下鼠輩猶草芥耳大軍到處戰無不勝攻無不取順我者生逆我者死汝知之乎

松曰丞相驅兵到處戰必勝攻必取松亦素知昔日漢陽攻呂布之時宛城戰張繡之日赤壁遇周郎華容逢關羽劉琦棄

袍於潼關奪船避箭於渭水此皆無敵於天下也當面嘲笑亦大快人心聞此數語操大怒曰豈儒敢揚吾短處喝令左右

推出斬之楊修諫曰松雖可斬奈從蜀道而來入貢若斬之恐失遠人之意操怒氣未息荀彧亦諫操方免其死令亂棒打

出松歸館舍連夜出城收拾回川松自思曰吾本欲獻西川州縣與曹操誰想如此慢人此一打西川我來時於劉璋之前

開了大口今日快快空回須被蜀人所笑吾聞劉玄德仁義遠播久矣不如逕由那條路回試看此人如何我自見

王見不看只於是乘馬引僕從望荆州界上而來前至郢州界口忽見一隊軍馬約有五百餘騎為首一員大將輕鞍軟

勒馬前問曰來者莫非張別駕乎松曰然也那將慌忙下馬聲若曰趙雲等候多時明明是孔明調遣妙在不張松下馬答

禮曰莫非常山趙子龍乎雲曰然也某奉主公劉玄德之命為大夫遠涉路途鞍馬馳驅特命趙雲奉酒食言罷軍士跪

奉酒食雲敬進之與曹操相及松自思曰人言劉玄德寬仁愛士令果如此俱在孔遂與趙雲飲了數杯上馬同行來到荆

州界首是日天晚前到館驛見驛門外百餘人侍立擊鼓相候一將於馬前施禮曰奉兄長將令為大夫遠涉風塵令關某

灑掃驛庭以待敬宿松下馬與雲長趙雲同入館舍講禮叙坐須臾排上酒食二人殷勤相勸飲至更闌方始罷席宿了一

宵次日早膳畢上馬行不到三五里只見一簇人馬到乃是玄德引着伏龍鳳雛親自來接遙見張松早先下馬等候張松

也教兩松亦慌忙下馬相見玄德曰久聞大夫大名如雷灌耳恨雲山迢遞不得聽教令聞回都專此相接倘蒙不棄到荒

州暫歇片時以叙渴仰之恩實是萬幸非請飛松且請得松大喜遂上馬並轡入城至府堂上各各施禮分賓主依次而坐

設宴款待飲酒間玄德只說閒話並不提起西川之事孔明教松以言挑之曰令皇叔守荆州還有幾郡孔明答曰荆州乃

暫借東吳的每每使人取討令吾主因是東吳女壻故權且在此安身孔明曰松曰東吳據六郡八十一州民強國富

猶且不知足耶龐統曰吾主漢朝皇叔及不能占據州郡其他皆漢之遺賊却都恃強侵占地土惟智者不半馬玄德曰二

公休言吾有何德敢多望乎統不平之語新說得近了松曰不然明公乃漢室宗親仁義充塞于四海休道占據州郡便代正統而居帝位亦非分外玄德拱手謝曰公言太過備何敢當玄德一味謙遜自此一連留張松飲宴三日並不提起川中之事三日收還松辭去玄德於十里長亭設宴送行玄德舉酒酌松曰甚荷大夫不棄留叙三日今日相別不知何

之西川則必有人焉
為之內容
又不在焉
子得聞耳
玄德計取
明之教而
取西川之
主則何統
蓋孔明欲
以守則任
而時以取
之職事委
以荆州皆
英魏之術
苟我方入
乘虛來襲
將奈之何
故劉璋不
使劉璋不
西川不可
入荆州之
守亦不則
當劉表之
至之者察
耳至小人
耳至而人
黃權爭之
劉璋爭之
王翠文以
死爭之此

時再得聽教訓西川來
為西川而決也
松自思玄德如此寬仁愛士安可捨之不如說之令取西川乃言

曰松亦思朝暮為侍恨未有便耳松觀荆州東有孫權常懷虎踞北有曹操每欲鯨吞亦非可久戀之地也只說荆州不可居尚未說出西

襄之承長驅西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至此更不可不玄德曰備安敢當此劉益州亦漢室宗親厚澤布蜀中久矣他人

豈可得而動搖乎松曰某非貴主求榮今遇明公不敢不披瀝肝胆劉季玉雖有益州之地稟性暗弱不能任賢用能加之

張魯在北時思侵犯人心難散思得明主松此一行專欲納欵於操何期逆賊恣逞奸雄傲賢慢士故特來見明公招盡情

說明公先取西川為基然後北圖漢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功莫大焉明公果有收西川之意松願施犬馬之勞

以為內應未知鈞意若何是日設動相持正為玄德曰深感君之厚意奈劉季玉與備同宗若攻之恐為天下人唾罵又推

約抄松曰大丈夫處世當努力建功立業若觀在先今若不取為他人所取悔之晚矣首是孔明龐統之語意中却玄德曰

備聞蜀道崎嶇千山萬水車不能方軌馬不能聯轡雖欲取之用何良策此處方境應松於袖中取出一圖遞與

玄德曰松感明公盛德敢獻此圖便知蜀中道路矣孔明用計至玄德喜展視之上面盡寫着地理行程遠近濶狹山川險

要府庫錢糧一一俱載明白松曰明公可速圖之松有心腹契友二人法正等遂此二人必能相助如二人至荆州時以心

事共議又引出兩人玄德拱手謝曰青山不老綠水長存他日事成必當後報松曰松遇明主不得不盡情相告豈敢望報

乎說罷作別孔明命雲長等護送數十里方回張松回益州先見友人法正正字孝直右扶風郡人也賢士法真之子松見

正備說曹操輕賄傲士只可同憂不可同樂吾將益州許劉皇叔矣專欲與兄共議輕輕一圖法正曰吾料劉璋無能已

有心見劉皇叔久矣此心相同又何疑焉少頃孟達至達字子慶與法正同鄉達見正與松密語達曰吾已知二公之意將

欲獻益州耶松曰是欲如此兄試猜之合獻與誰達曰非玄德不可三人撫掌大笑做可奇語法正謂松曰兄明日見劉璋

當若何松曰吾薦二公為使可往荆州不用去孟二人請往二人應允次日張松見劉璋璋問幹事若何松曰操乃漢賊以

篡天下不可為言彼已有取川之心先將取璋璋曰似此如之奈何松曰松有一謀使張魯曹操必不敢輕犯西川不即說何

璋曰何計松曰荆州劉皇叔與主公同宗仁慈寬厚有長者風赤壁鏖兵之後操聞之而膽裂何況張魯乎主公何不遣

使結好使為外援可以拒曹操張魯矣不願玄德自來却是劉璋璋曰吾亦有此心久矣誰可為使松曰非法正孟達不可

去請亦問善子貴關矣

第六十回

數人者皆
得則一明
前則志中
為其志所
兼得之統
君子之學
曾不以益
信焉子益

徑如璋即召二人入修書一封令法正為使先通情好次遣孟達領精兵五千迎立德入川為援正商議間一人自外入汗

流滿面大呼曰主公若聽張松之言則西川四十一郡已屬他人矣松大驚視其人乃西閬中巴人姓黃名權字公衡見為

劉璋府下主簿黃權後亦從劉璋璋問曰立德與我同宗我故結之為援汝何出此言權曰某素知劉備寬以待人柔能

克剛英雄莫敵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兼有諸葛亮龐統之智謀關張趙雲黃忠魏延為羽翼若召到蜀中以部曲待之劉備

安肯伏低做小與郭嘉之度別若以客禮待之又一國不容二主令聽臣言則西蜀有泰山之安不聽臣言則主公有累卵

之危矣張松昨從荊州過必與劉備同謀此言可先斬張松後絕劉備則西川萬幸也璋曰曹操張魯到來何以拒之權曰

不如閉境絕塞深溝高壘以待時清璋曰賊兵犯界有燒眉之急若待時清則是慢計也遂不從其言遣法正行又一人阻

曰不可不可璋視之乃帳前從事官王累也累頓首而言曰主公聽張松之說今自取其禍璋曰不然吾結好對立德賢欲

拒張魯也累曰張魯犯界乃癘疥之疾劉備入川乃心腹之大患况劉備世之英雄先事操便思謀害後從孫權便奪荊州

心術如此安可同爰乎今若名來西川休矣王累之言更切於黃權故其璋叱曰再休亂道立德是我同宗他安肯奪我基

業便教扶二人出遂命法正便行法正難了益州遂趨荊州來見立德參拜已畢呈上書信立德折封視之書曰

族弟劉璋再拜致書於立德將軍麾下久伏電天蜀道崎嶇未及齎前甚切惶愧璋聞吉凶相救患難相扶朋友尚然况

宗族乎令張魯在北旦夕興兵侵犯璋界甚不自安專人謹奉尺書上乞鈞聽倘念同宗之情全手足之義即日興師勦

滅狂寇永為唇齒自有重酬璋以西書不盡言專候車騎

立德看畢大喜設宴相待法正酒過數巡立德屏退左右密謂正曰久仰孝直英名張別駕多談盛德令獲聽教甚慰平生

前張松初來再三在朝今日却急法正謝曰蜀中小吏何足道哉蓋聞馬逢伯樂而嘶人遇知己而死張別駕昔日之言將

於自說矣前張松投書變化不同法正曰立德曰備一身寄客木嘗不傷感而嘆息嘗思鶴鶴尚存一枝救免猶藏三窟何況人乎

軍復有意乎不必更說自家話立德曰備一身寄客木嘗不傷感而嘆息嘗思鶴鶴尚存一枝救免猶藏三窟何況人乎

蜀中豐餘之地非不欲取奈劉季玉係備同宗不忍相圖此言欲得西川法正曰益州天府之國非治亂之主不可居也今

劉季玉不能用賢此業不久必屬他人今日自付與將軍不可錯失豈不聞逐兔先得之語乎將軍欲取某當效死前得重

得一立德拱手謝曰尚容商議當日席散孔明親送法正歸館舍立德獨坐沉吟龐統進曰事當決而不決者愚人也主公

高明何多疑耶立德問曰以公之意當復何如統曰荊州東有孫權北有曹操難以得志益州戶口百萬土廣財富可資大

蓋今幸張松法正為內助。此天賜也。何必疑哉。玄德曰。今與我水火相敵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誦。吾以忠。每與操相反。事乃可成。正是不以取劉表。正是此意。若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吾不忍也。龐統笑曰。明公之言。雖合天理。奈雜亂之時。用兵爭強。固非一遵。若拘執常理。寸步不可行。今且從權變。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湯武之道也。若事定之後。報之以義。封於大國。何負於信。此處說封以大國。後乃令且取。終被他人取耳。王公幸熟思焉。玄德乃恍然曰。金石之言。當銘肺腑。於是遂請孔明。同議起兵西行。孔明曰。荆州重地。必須分兵守之。玄德曰。吾與龐士元黃忠魏延前往西川。軍師可與雲

長翼德趙子龍守荆州。孔明應允。於是孔明總守荆州。關公拒襄陽要路。當青泥溢口。張飛領四廳巡江。趙雲屯江陵。鎮公安。玄德令黃忠為前部。魏延為後軍。玄德自與劉封關平在中軍。龐統為軍師。馬步兵五萬。起程西行。臨行時。忽廖化引一軍來降。玄德便叫廖化輔佐雲長。以拒曹操。是年冬月。引兵望西川進發。行不數程。差達已來。拜見玄德。說劉益州領兵五千。遠來迎接玄德。使人入益州。先報劉璋。璋便發書告沿途州郡。供給錢糧。及玄德將入城。親接玄德。即下令準備車乘。候

慢。旌旗鎧甲。務要鮮明。主簿黃權入諫曰。王公此去。必被劉備之害。某食祿多年。不忍主公中他人奸計。望三思之。張松曰。黃權此言。取敗宗族之義。滋長寇盜之威。實無益於主公。璋乃叱權曰。吾意已決。如何逆吾。權叩首流血。近前。口啣璋衣。而

諫。璋大怒。扯衣而起。權不放。頓落兩個門牙。黃權之諫其忠。璋喝左右。推出黃權。權大哭而歸。璋欲行。一人叫曰。王公不納黃公衡忠義之言。乃欲自就死地耶。伏於堦前。而諫視其人。乃建寧俞元人也。姓李名恢。叩首諫曰。切聞君有諍臣。父有諍子。黃公衡忠義之言。必當聽從。若容劉備入川。是猶迎虎於門也。璋曰。玄德是吾宗兄。安肯害我。再言

者必斬。叱左右推出李恢。張松曰。令蜀中文官各顧妻子。不復為主公效力。諸將恃功驕傲。各有外意。不得劉皇叔。則敵攻于外。民攻于內。必敗之道也。編是曹國之人。璋曰。公所謀深於吾。有益。次日上馬出榆橋門。人報從事王累自用繩索。倒挂於城門之上。一手執諫章。一手持劍。口稱如諫不從。自割斷其繩索。撞死於此地。從杜林法。劉璋取所執之諫章觀之。其曰

益州從事臣王累泣血懇首。切聞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昔楚懷王不聽屈原之言。會盟於武關。為秦所困。今主公輕離大郡。欲迎劉備於涪城。恐有去路。而無回路矣。倘能斬張松于市。絕劉備之約。則蜀中老幼幸甚。主公之基業亦幸甚。

劉璋觀畢大怒曰。吾與仁人相會。如親芝蘭。汝何數侮於吾耶。王累大叫一聲。自割斷其索。撞死於地。黃權李恢之機。同於王累而王累之忠。則

第六十

業亦幸甚。

王累而王累之忠。則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業亦幸甚。

過此後人有詩嘆曰

倒挂城門捧諫章

黃權折齒終降備

矢節何如王景剛

劉璋將三萬人馬往涪城來後軍裝載資糧錢帛一千餘輜來接玄德却說玄德前軍已到壘沮所到之處一者是西川供給二者是玄德號令嚴明如有妄取百姓一物者斬於是所到之處秋毫無犯百姓扶老携幼滿路瞻觀焚香禮拜玄德皆用好言安慰切未便收却說法正密謂龐統曰近張松有密書到此言於涪城相會劉璋便可圖之機會切不可失張松之統曰此意且勿言待二劉相見乘便圖之若預走洩於中有變統欲併法正乃秘而不言涪城離成都三百六十里璋已到使人迎接玄德兩軍皆屯於涪江之上玄德入城與劉璋相見各叙兄弟之情禮畢揮淚訴告衷情初見劉表未嘗揮

有所以不忍而揮淚也飲宴畢各回寨中安歇璋請眾官曰可笑黃權王景等輩不知宗凡之心妄相猜疑吾今日見之真仁義之人也吾得他為外援又何慮曹操張魯耶非張松則失之矣且慢細須乃脫所穿練袍並黃金五百兩令人往成都賜與張松人言劉璋關即時部下將佐劉瑣冷苞張任鄧賢等一班文武官曰主公且休歡喜劉備寨中有剛其心未可測還宜防之此後來此四人皆死於璋笑曰汝等者多慮吾兄豈有二心哉眾將皆嗟嘆而退却說玄德歸到寨中龐統入見曰主公今日席上見劉季玉動靜乎玄德曰季玉真誠實人也統曰季玉雖善其臣劉瑣冷苞張任等者有不平之色其間吉凶未可保也劉璋無源可尋以統之計莫若來日設宴請季玉赴席於衣壁中埋伏刀斧手一百人主公盪杯為號就筵上殺之一擁入成都刀不出鞘弓不上弦可坐而定勳殺劉璋玄德曰季玉是吾同宗誠心待吾是詢更兼吾初到蜀中

恩信未立是詢若行此事上天不容下民亦怨公此謀雖霸者亦不為也統曰此非統之謀是法孝直得張松密書言事不宜遲只在早晚當圖之言未已法正入見曰某等非為自已乃順天命也玄德曰劉季玉與吾同宗不忍取之正曰明公差矣若不如此則張魯與蜀有殺母之讐必來攻取明公遠涉山川馳驅士馬既到此地進則有功退則無益若執狐疑之心遷延日久大為失計且恐機謀一洩反為他人所算不如乘此天與人歸之時出其不意早立基業實為上策龐統亦再三相勸正是人主幾番存厚道才臣一意進權謀未知玄德心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一回

趙雲截江奪阿斗

孫權遺書退老瞞

却說龐統法正二人勸玄德就席間殺劉璋西川唾手可得玄德曰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此事決不可行二人再三說之

第六十

取之川者立

取之川者立

當曹權討
與孫堅並
之說耳
孫子當如
自居而
以年少
孫策而
少曹權
此其難
又非他
可及也
死於宋
於又反
至死
獨能
吳之兵
長子自
取合兵
以攻取
一城不
能四自
之其亦
有異乎

赤馬朱
三樂縣
四朱戶
五納陸
六虎賁
七鐵鉞
八弓矢

服也
九拒堂
十孫天
十孫天
十孫天

待中荀彧曰不可丞相本與義兵匡扶漢室當秉忠貞之志守謙退之節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曹權以次也董昭泣而不交曹權聞言勃然變色董昭曰豈可以一人而阻眾望遂上表請曹操為魏公加九錫

荀彧不與此荀彧嘆曰吾不想今日見此事操聞深恨之以為不助己也建安十七年冬十月曹操與兵下江南就命荀

或同行或已知操有殺己之心託病止於壽春忽曹權使人送飲食一盒至曹權有大錫荀

並無一物或會其意遂服毒而亡

文若才華天下聞

可憐失足在權門

後人漫把留侯比

臨沒無顏見漢君

其子荀彧發哀書報曹操操甚懊悔命厚葬之諡曰敬侯且說曹操大軍至濡須先差曹洪領三萬鐵甲馬軍哨至江邊回

報云遙望沿江一帶旌旗無數不知兵賊何處

坡遙望戰船各分隊伍依次排列旗分五彩兵器鮮明當中大船上青羅傘下坐着孫權左右文武侍立兩旁操以鞭指曰

生子當如孫仲謀若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軍出衝動曹兵曹操軍馬退後便走止喝不住忽有千百騎趕到山邊為首馬上上一人碧眼紫鬚人認得正是孫權權自

引一隊馬軍來擊曹操操大驚急回馬時東吳大將韓當周泰兩騎馬直衝將上來操背後許褚縱馬舞刀敵住二將曹操

俱脫歸寨許褚與二將戰三十合方回

更時分忽寨外喊聲大震操急上馬見四下裏火起

操心中鬱悶聞看兵書程昱曰丞相既知兵法豈不知兵貴神速乎丞相起兵遲延日久故孫權得以準備火濡須水口為

焉難於攻擊不若且退兵還許都別作良圖操不應

之見大江中推出一輪紅日光華射目仰望天上又見兩輪太陽對照

前寨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

選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

前寨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

選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

前寨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

選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

前寨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

選出寨至夢中所見落日山邊正看之間忽見一簇人馬當先一人金盔金甲操視之乃孫權也權見操至也不慌忙在山

前寨中其聲如雷猛然驚覺原來在帳中做了一夢

繼以荆州
為家而嫁
爭之禮又
于西川至
真為立德
其受與德
之衆而德
之衆則不
張者德之
徐子德之
復夫故
表也于劉
同宗之弟
州而獨掌
明宗之益
州之遊而
諸議故不
得不得璋
也此其先
後因時之
機者然也
三統之策
城亦二日
取荆州三
日取荆州
大回荆州
則不可謂
之策也

一覽無遺自古稀
誰知書信洩天機

未觀立德與王業

先向成都血染衣

劉璋既斬張松聚集文武商議曰劉備欲奪我基業當如何黃權曰事不宜遲即使差人告報各處關隘添兵把守不許

放荆州一人一騎入關璋從其言星夜馳檄各關去訖若關未必費力却說立德提兵回涪城先令人報上涪水關請楊

懷高沛出關相別楊高二將聞報商議曰立德此回苦何高沛曰立德合死我等各藏利刃在身就送行處刺之以絕吾主

之患楊懷曰此計大妙二人只帶隨行二百人出關送行其餘並留在關上立德大軍盡發前至涪水之上龐統在馬上謂

立德曰楊懷高沛若欣然而來可提防之馳詢若彼不來便起兵運取其關不可有緩馳詢正說間忽起一陣旋風把馬前

帥字旗吹倒不必風旗皆變立德問龐統曰此何兆也統曰此驚報也楊懷高沛二人必有行刺之意宜善防之立德乃身

披重鎧自備寶劍防備人報楊高二將軍來送行立德令軍馬歇定龐統吩咐魏延黃忠但關上來的軍士不問多少馬步

軍兵一個也不許回為下文所用也二將得令而去却說楊懷高沛二人身逸各藏利刃帶二百軍兵捧羊送酒直至軍前見

立德無准備心中暗喜以為中計入至帳下見立德與龐統坐於帳中二將聲喏曰聞皇叔遠回特具薄禮相送遂進酒勸立

德立德曰二將軍字關不易當先飲此杯立德不肯自飲是二將飲酒畢立德曰吾有密事與二將軍商議聞人退避遂將

帶來二百人盡趕出中軍立德叱曰左右與我捉下二賊帳後劉封關平應聲而出楊高二人急持爭鬥劉封關平各捉住

一人立德喝曰吾與汝主是同宗兄弟汝二人何故同謀離間親情龐統叱左右搜其身畔果然各搜出利刃一口亦將身

一統便喝斬二人立德還猶豫未決統曰二人本意欲殺吾王罪不容誅遂叱刀斧手斬楊懷高沛於帳前黃忠魏延早

將二百從人先自捉下不曾走了一個立德喚入各賜酒壓驚喜曰立德曰楊懷高沛離間吾兄弟又藏利刃行刺故行誅

戮你等無罪不必驚疑眾各拜謝龐統曰我今即用汝等引路帶吾軍取關各有重賞不取走邊一眾皆應允是夜二百人

先行大軍隨後前軍至關下叫曰二將軍有急事回可速開關城上聽得是自家軍即時開關大軍一擁而入兵不血刃得

了涪關不費力勤軍皆降立德各加重賞遂即分兵前後守把次日勞軍設宴於公廳立德酒酣顧龐統曰今日之會

可謂樂乎龐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樂非仁者之兵也立德曰吾聞昔日武王伐紂作樂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對此

豈非其倫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龐統大笑而起赫有左右亦扶立德入後堂睡至半夜酒醒左右以逐龐統之言告

知立德立德大悔次早穿衣陞堂請龐統謝罪曰昨日酒醉言語觸忤幸勿挂懷龐統談笑自若立德曰昨日之言惟吾有

計取成都

計取成都

為中計
計曰

失鹿
鹿曰

料今日
果有此事

也璋遂
令劉瑣

號紫虛
上人知

問於山
野之人

人引五
六十騎

引入庵
中只見

問紫虛
遂命道

左龍右
鳳飛入

劉瑣又
問曰吾

一船並
不答應

調人馬
守把各

險劉下
兩個寨

萬軍羅
城六十

玄德曰
老將軍

張下一
人出曰

延曰老
將不以

必因此
願相替

忠遂趨
步下階

須誤了
我大事

之謀也

失鹿統曰君臣俱失何獨主公龍統亦曰玄德亦大笑其樂如初却說劉璋聞玄德殺了楊懷高沛襲了涪水關大驚曰不料今日果有此事結語遂聚文武問退兵之策黃權曰可連夜遣兵屯雒縣塞住咽喉之路劉備雖有精兵猛將不能過也璋遂令劉瑣冷苞張任鄧賢點五萬大軍星夜往守雒縣以拒劉備四將行兵之次劉瑣曰吾聞錦屏山中有一異人道號紫虛上人知人生死貴賤吾輩今日行軍正從錦屏山過何不試往問之一上無報時忽見張任曰大丈夫行兵拒敵豈可問於山野之人乎疑大瑣曰不然聖人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吾等問於高明之人當趨吉避凶疑一於是四人引五六十騎至山下問徑樵夫樵夫指高山絕頂上便是上人所居四人上山至庵前見一道童出疑上於水鏡問了姓名引入庵中只見紫虛上人坐於蒲墩之上四人下拜求問前程之事紫虛上人曰貧道乃山野廢人豈知休咎劉瑣再三拜問紫虛遂命道童取紙筆寫下八句言語付與劉瑣其文曰

左龍右鳳飛入西川離鳳地臥龍升天一得一失天數當然見機而作勿畏九泉

劉瑣又問曰吾四人氣數如何紫虛上人曰定數難逃何必再問亦先下一生瑣又請問時上人眉垂目合恰似睡着的一般並不答應四人下山劉瑣曰仙人之言不可不信張任曰此狂妄也聽之無益疑於此遂上馬前行既至雒縣分調人馬守把各處隘口劉瑣曰雒城乃城都之保障失此則成都難保吾四人公議着二人守城二人去雒縣前面依山傍險劉下兩個寨子勿使敵兵臨城冷苞鄧賢曰某願往結寨劉瑣大喜分兵二萬與冷苞二人雒城六十里下寨玄德以二

璋亦有二劉瑣張任守護雒城却說玄德得了涪水關與龍統商議進取雒城人報劉璋撥四將前來即日冷苞鄧賢領二萬軍羅城六十里劉下兩個大寨玄德聚眾將問曰誰敢建頭功去取二將寨柵老將黃忠應聲出曰老夫願往疑黃忠不

玄德曰老將軍率本部人馬前至雒城如取得冷苞鄧賢寨必有重賞黃忠大喜即令本部軍馬謝了要行疑黃忠張下一人出曰老將軍年紀高大如何去得小將不才願往玄德視之乃是魏延黃忠曰我已領下將令你如何敢攬起魏

延曰老將不以筋骨為能吾聞冷苞鄧賢乃蜀中名將血氣方剛恐老將軍近他不得豈不誤了主公大事疑黃忠之功必因此願相替本是好意黃忠大怒曰汝說我老敢與我比武甚麼魏延曰在主公之前當面比武贏得你便去如何黃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忠遂趨步下階便叫小將將刀來人玄德急止之曰不可吾令提兵取川全仗汝二人之力今兩虎相鬥必有一失須誤了我大事我與你二人勸解休得爭論龍統曰汝二人不必相爭即令冷苞鄧賢下了兩個營寨令汝二人自領本部

取於川者

忠以老而

忠壯則則

將將用則

不不怒怒

上入古古

未未石石

岩怪石此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壯中之之

軍馬各打一寨如先奪得者便為頭功輸者便為壯於是分定黃忠打冷苞寨魏延打鄧賢寨二人各領命去了龐統曰此

二人去恐於路中相爭主公可自引軍為後應魏延之功玄德留龐統守城自與劉封關平引五千軍隨後進發却說黃

忠歸寨傳令來日四更造飯五更結東平明進兵取左邊山谷而進魏延却暗使人探聽黃忠其時起兵探報人回報來日

四更造飯五更起兵魏延暗喜分付眾軍士二更造飯三更起兵平明要到鄧賢寨邊魏延貪功亦甚壯勇軍士得令都飽

食一頓馬摘鈴人銜枚捲旂束甲暗地去劫寨三更前後離寨前進到半路魏延馬上尋思只去打鄧賢寨不願能處不如

去打冷苞寨却將得勝兵去打鄧賢寨兩處功勞都是我的就在馬上傳令教軍士都投左邊山路裏去魏延好勝視令

之難若過日天色微明離冷苞寨不遠教軍士歇排棚金鼓旗槍鎗刀器械早有伏路小軍飛報入寨冷苞已有準備了

早去又吃在離可謂夜眼清早起又是早行人一聲炮響三軍上馬殺將出來魏延縱馬提刀與冷苞接戰二將交馬戰到三十合川兵分兩路來

襲漢軍漢軍走了半夜人馬困乏抵擋不住退後便走魏延趁得背後陣脚亂撇了冷苞撥馬回走川兵隨後趕來漢軍大

敗正為爭走不到五里山背後鼓聲震地鄧賢引一彪軍從山谷裡截出來大呼魏延快下馬受降魏延策馬飛奔那馬忽

失前路雙足跪地將魏延揪下來魏延至此必死鄧賢馬奔到挺鎗來刺魏延鎗未到處弓弦響鄧賢倒撞下馬後面冷苞方

欲來救一員大將從山坡躍馬而來厲聲大呼老將黃忠在此先期其弓後見魏延力直取冷苞冷苞抵敵不住望後便走黃

忠乘勢追趕川兵大亂黃忠一枝軍救了魏延魏延在長沙城上放殺了鄧賢直趕到寨前冷苞回馬與黃忠再戰不到

十餘合後面軍馬擁將上來冷苞只得棄了左寨引敗軍來投右寨只見寨中旂幟全別冷苞大驚黃忠在馬看時當頭一員

大將金甲錦袍乃是劉玄德哭叫左邊劉封右邊關平喝道寨子吾已奪下汝欲何往原來玄德引兵從後接應便乘勢奪

了鄧賢寨子魏延冷苞兩頭無路取山僻小徑要回雒城行不到十里狹路伏兵忽起搭鈎齊舉把冷苞活捉了魏延原來

却是魏延自知罪犯無可解釋收拾後軍令勸兵引路伏在這裡等個正着魏延用索縛了冷苞解投玄德寨來却說玄德

立起免死旗但川兵倒戈卸甲者並不許殺善如傷者償命善則又諭眾降兵曰汝川人皆有父母妻子願降者充軍不願

降者放回於是歡聲動地放回之人又將為木黃忠安下寨腳迎來見玄德說了魏延違軍令可斬之玄德急召魏延延即

解冷苞至玄德曰延雖有罪此功可贖令魏延謝黃忠救命之恩後母得相爭魏延頓首伏罪魏延玄德重賞黃忠黃忠

不使人押冷苞到帳下玄德去其縛賜酒壓驚問曰汝肯降否冷苞曰既蒙免死如何不降劉璋張任與某為生死之交若

某自

急難求救于漢中張本一面用計敵之張任曰吾來日引一軍搗賊詐敗引轉城北城內再以一軍衝出截斷其中可獲

勝也吳懿曰劉將軍相輔合子守城我引兵衝出助戰約會已定次日張任引數千人馬搖旗吶喊出城搗張飛上馬出

迎更不打話與張任交鋒戰不十餘合張任詐敗逃城而走張飛盡力追之吳懿一軍截住張任引軍復回把張飛圍在城

心進退不得正沒奈何間只見一隊軍從江邊殺出當先一員大將挺鎗躍馬與吳懿交鋒只一合生擒吳懿戰退敵軍救

出張飛視之乃趙雲也趙雲此來亦來得緊飛問軍師何在雲曰軍師已至想此時已與主公相見了也救法二

人擒吳懿回寨張任自退入東門去了張飛趙雲回寨中見孔明簡雍蔣琬在帳中飛下馬來參軍師不從孔明一處看出

孔明驚問曰如何得先到孔明懿具述獲賊頭之事孔明賀曰張將軍能用謀皆王公之洪福也趙雲解吳懿見玄德

玄德曰汝降否吳懿曰我既被捉如何不降吳懿孔明問城中有幾人守城吳懿曰有劉季玉之

子劉循輔將劉璜張任劉璠不打緊張任乃蜀郡人極有胆畧不可輕敵吳懿口中說張任正是蜀孔明孔明曰先捉張任然後取

維城問城東這座橋為名何橋吳懿曰金雁橋孔明遂乘馬至橋邊遙河看了一遍回到寨中喚黃忠魏延聽令曰離金雁

橋南五六里兩岸都是蘆葦葦葦可以埋伏金雁橋可為魏延引一千鎗手伏於左單薇馬上將黃忠引一十刀手伏於右

單薇坐下馬殺散彼軍張任必投山東小路而來張翼德引一千軍伏在那裡就被處擒之又喚趙雲伏於金雁橋北待我

引張任過橋你便將橋折斷却勤兵於橋北逼為之勢使張任不敢望北走退投南去却好中計別處用計只是如此如此

一法調遣已定軍師自去誘敵却說劉璋差卓膺張翼二將前至維城助戰張任教張翼與劉璜守城自與卓膺為前後二

隊任為前隊膺為後隊出城迎敵孔明引一隊不整不齊軍妙在不齊不過金雁橋來與張任對陣孔明乘四輪車綸中羽扇而

出兩邊百餘騎簇捧進指張任曰曹操以百萬之眾聞吾之名望風而逃令汝何人敢不投降天下在後用的人敢會說大

說大話本張任看見孔明軍伍不齊在馬上冷笑人說諸葛亮用兵如神原來有名無實把鎗一招大小軍校齊殺過來孔

明棄了四輪車上馬退走過橋張任從背後就趕來過了金雁橋見玄德軍在左嚴顏軍在右衝殺過來張任知是計急回

軍時橋已折斷了孔明折橋何今日欲投北去只見趙雲一軍隔岸排開遂不敢投北退往南邊河而走走不五六里早到

蘆葦葦葦處魏延一軍從蘆葦中突起都用長鎗亂戳黃忠一軍伏在蘆葦裡用長刀只剝馬蹄江邊蘆葦可為馬重盡

倒皆被執縛步軍那里敢來張任引數十騎望山路而走正撞着張飛張任方欲退走張飛大喝一聲眾軍齊上將張任活

擒

擒

擒

捉了。原來卓膺見張任中計。已投趙雲軍前降了。又是一個條件。一齊都到大寨。玄德賞了卓膺。見飛解張任至。孔明亦坐於帳中。玄德謂張任曰。蜀中諸將。望風而降。汝何不早投降。張任睜目怒叫曰。忠臣豈肯事二主乎。玄德曰。汝不識天時耳。降即免死。任曰。今日便降。久後也不降。可連殺我。不許請話。是與否。玄德不忍殺之。張任罵聲高罵。孔明命斬之。以全其名。

張君忠勇死猶生

高平正是天邊月

夜夜流光照雒城

張君忠勇死猶生

高平正是天邊月

玄德感嘆不已。令收其屍首。葬於金雁橋側。以表其忠。不取其頭。係取統而反。蓋之所以收川中之人心也。不是為死。正是為生。次日。令嚴顏吳懿等一班蜀中將。將為前部。直至雒城。大叫早開門投降。免一城生靈受苦。劉琦在城上。大罵嚴顏。方待取箭射之。忽見城上一將。拔劍砍翻劉琦。開門投降。又是。玄德軍馬入雒城。劉琦開西門走脫。投成都去了。玄德出榜安民。殺劉琦者。乃武陽人張翼也。張翼在後。玄德得了雒城。重賞諸將。孔明曰。雒城已破。成都只在目前。唯恐外州郡不安。可令張翼吳懿引趙雲無外水定江健為等處所屬州郡。令嚴顏卓膺引張飛。撫巴西德陽所屬州郡。就委按治平靖。即勒兵回成都取齊。即便先手可得。孔明便商議進兵。法正曰。雒城既破。蜀中危矣。王公若以仁義服眾。且勿進兵。某作一書上劉璋。陳說利害。璋自然降矣。孔明曰。孝直之言最善。便令寫書。遣人送往成都。法正曰。善於劉璋。如公無故去。却說劉璋逃回見父。說雒城已陷。劉璋慌聚眾官商議。從事鄭度獻策曰。令劉備雖攻城奪地。然兵不甚多。士眾未附。野穀是資。軍無糧重。不如盡驅巴西梓潼民。過涪水以西。其倉庫野穀盡燒除。深溝高壘。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彼兵自退。我乘虛擊之。備可擒也。亦是。李左車之計。劉璋曰。不然。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備敵也。此言非保全之計。正議聞。人報法正有書至。劉璋喚入。呈上書。璋折開書視之。其略曰。

三思戒示

劉璋大怒。杜殺其書。大罵法正。謂其忘恩背義之賊。遂其使者出城。劉璋說不聽。亦度之策。入不即殺法正。即時遣妻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係豫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平。一同領兵。當下看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

弟費觀提兵前去守把綿竹。費觀係豫南陽人。姓李名嚴。字正平。一同領兵。當下看觀李嚴。點三萬軍來守綿竹。益州太守

既感于曹 遂獲現歸 于侯等而 把史德此 其四人之 下在四人之 人謂是子 太史慈之 母德之 報孔子以 之學也 子之則其 康則其 吾謂其 徐庶之母 操之為賊 叔之為不 之討賊而 助勝者之 為賊則 其可憐者 也人謂超 其之妻 子之妻 于布之妻 與其之妻 出戰弟之 妻其夫 則此兵 者也我謂 趨罪之妻 之妻表之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上書於劉璋，請往漢中借兵。璋曰：張魯與吾世讎，安肯相救？令有與所親為仇而至欲結其仇 璋親不亦難和曰：雖然，與我有讎，劉備軍在雒城，勢甚危急，唇亡則齒寒。若以利善說之，必然肯從。璋乃修書遣使前赴漢中，却說馬超自兵敗入寇，二載有餘，結好羌兵，攻拔隴西州郡，所到之處，盡皆歸降。唯冀州攻打不下，刺史韋康，累遣人求救於夏侯淵。韋康求救於夏侯淵與劉淵不得曹操言語未敢動兵 韋康見救兵不來，與眾商議，不如投降馬超。眾軍楊阜、哭諫曰：超等叛君之徒，豈可降之？康曰：事勢至此，不降何待？阜苦諫不從。韋康大開城門，投拜馬超。韋康出降與後文劉超 大怒曰：汝令事急請降，非真心也。將韋康等四十餘口盡斬之，不留一人。有人言楊阜勸韋康休降，可斬之。超曰：此人守義不可斬也。復用楊阜為參軍。馬超用楊阜與後文立德用阜薦梁寬趙衢二人 超盡用為軍官。此時一似楊阜告馬超曰阜 妻死於臨洮，乞告兩個月假，歸葬甘妻便回。馬超從之。楊阜適歷城，來見撫綏將軍姜叙，叙與阜是姑表兄弟。叙之母是阜之姑。時年已八十二。當日楊阜入姜叙內宅拜見其姑，哭告曰：阜守城不能保，主亡不能死，愧無面目見姑。馬超叛君，妄殺郡守，一州士民無不恨之。令吾兄坐據歷城，竟無討賊之心。此豈人臣之理乎？言罷，淚流出血。馬阜思報其主當與許貢之言並與叙母聞言 喚姜叙入責之曰：韋使君遇害，亦爾之罪也。又謂阜曰：汝既降人，且食其祿，何故又與心討之？阜曰：吾從賊者，欲留殘生與主報冤也。叙曰：馬超篡勇，急難圖之。阜曰：有勇無謀，易圖也。吾已暗約下梁寬、趙衢，兄若肯興兵，二人必為內應。方知所降 真叙母曰：汝不早圖，更待何時？誰不有死，死於忠義，死得其所也。勿以我為念。汝若不聽義山之言，吾當先死以絕汝念。一 叙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某女丈夫可比。叙乃與統兵校尉尹奉、趙昂商議。原來趙昂之子趙月，現隨馬超為裨將。趙昂當日應允，歸見其妻王氏曰：某令日與姜叙揚阜尹奉一處商議，欲斬韋康之讐。吾想子趙月現隨馬超，令若興兵，超必先殺吾子。奈何？亦有謀及婦人而 其妻厲聲曰：雪君父之大恥，雖喪身亦不怨。何況一子乎？君若顧子而不行，吾當先死矣。又一個女丈夫 趙昂乃決次日一同起兵。姜叙揚阜屯歷城，尹奉趙昂屯祁山，王氏乃盡將首飾資帛，親自往祁山軍中賞勞軍士，以厲其眾。當以夫入為主 馬超聞姜叙揚阜會合尹奉趙昂舉事，大怒。即將趙月斬之。趙昂先送了令龐德馬岱盡起軍馬投奔歷城 姜叙揚阜引兵出，兩陣圓處，楊阜姜叙衣白袍而出，大罵曰：叛君無義之賊。馬超大怒，衝將過來。兩軍混戰，姜叙揚阜如何抵得馬超大敗而走。馬超驅兵趕來，背後喊聲起處，尹奉趙昂殺來。超急回時，兩下夾攻，首尾不能相顧。正門開，刺斜裡大隊軍馬殺來。原來夏侯淵得了曹操軍令，正領軍來破馬超。此一路軍馬突如其來超如何當得三路軍馬大敗奔回 走了一夜。比及天

更背劉備而助曹操致其身與子俱死罪之要路馬超身幸免死其子於此可憐者也

明到得冀州城叫門。時城上亂箭射下。梁寬趙雲立在城上大罵馬超。將馬超妻楊氏從城上一刀砍了。撇下屍首來。又將馬超幼子三人并至親十餘口。都從城上一刀一個。剝將下來。起氣塞胸。幾乎墜下馬來。殺了草廩一家。出子兩者。背後夏侯淵引兵追趕。超見勢大。不敢戀戰。與龐德馬岱殺開一條路走。前面又撞見姜叙楊阜。殺了一陣。衝得過去。又撞着尹奉。超殺了一陣。零零落落。刺得五六十騎。連夜奔走。四更前後。走到歷城下。守門者只道姜叙兵回。大開門接入。超從城南門邊殺起。盡洗城中百姓。百姓何辜。所到室於至姜叙宅。拿出老母。母全無懼色。指馬超而大罵。超大怒。自拔劍殺之。又送了一個尹奉。趙昂全家老小亦盡被馬超所殺。兩家大小。送了吊妻王氏。因在軍中得免於難。離魂次日夏侯淵大軍至。馬超棄城殺出。望西而逃。行不得二十里。首面一軍排開。為首的是楊阜。超切齒而恨。拍馬挺鎗刺之。阜兄弟七人一齊來助戰。馬岱龐德敵住後軍。阜第七人皆被馬超殺死。楊阜又送了阜身中五鎗。猶然死戰。後面夏侯淵大軍趕來。馬超遂走。只有龐德馬岱五六騎後隨而去。夏侯淵自行安撫龍西諸州人民。令姜叙等各分守。用車載楊阜赴許都。見曹操。操封阜為關內侯。阜辭曰。阜無捍難之功。又無死難之節。於法當誅。何顏受職。操嘉之。卒與之爵。可謂諒矣。却說馬超與龐德馬岱商議。遂往漢中投張魯。其處方接張魯大喜。以為得馬超。則西可以吞益州。東可以拒曹操。乃商議欲以女招超為婿。大將楊柏諫曰。馬超妻子遭慘禍。皆超之貽害也。主公豈可以女與之。魯從其言。遂罷招婿之議。或以楊柏之言告知馬超。超大怒。有殺楊柏之意。楊柏欲報楊柏知之。與兄楊松商議。亦有圖馬超之心。馬超大疑。正值劉璋遣使求救於張魯。魯不從。忽報劉璋又遣黃權到。權先來見楊松。說東西兩川實為唇齒。西川若破。東川亦難保矣。令若肯相救。當以二十州相酬。與孫權一臂一盞。又相映射。松大喜。即引黃權來見張魯。說唇齒利害。更以二十州相謝。魯喜其利從之。巴西閻圃諫曰。劉璋與主公世讐。今事急求救。詐許割地。不可從也。忽塔下一人進曰。某雖不才。願乞一旅之師。生擒劉璋。務要割地以還。正是方看真主來西蜀。又見精兵出漢中。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五回

馬超大戰葭萌關

劉備自領益州收

却說閻圃正勸張魯。勿助劉璋。只見馬超挺身出口。越感主公之恩。無可上報。願領一軍。攻取葭萌關。生擒劉璋。承了重務。要劉璋割二十州奉還。主公張魯大喜。先遣黃權從小路而回。隨即點兵二萬。與馬超。此時龐德臥病不能行。留於漢中。

一身無主。若復有滑橋之敗。冀州之失。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李恢言路當稱金珠用超頓首謝曰。公言極善。但此無路可

行。恢曰。公既聽我言。帳外何故伏刀斧手。超曰。大衛盡叱退。李恢古劍可以一劍。恢曰。劉皇叔禮賢下士。吾知其必成。故捨劉璋而

歸之。公之真人。曾與皇叔約共討賊。賊應二十。公何不棄暗投明。以圖上報父仇。下立功名乎。馬超大喜。即喚楊柏入。一劍

斬之。方雪破。將首級共恢一同上關。來降。玄德親自接入。待以上賓之禮。超頓首謝曰。令遇明主。如撥雲而見青天。時

孫乾已回。玄德復命。霍峻孟達守關。便撤兵來取成都。趙雲黃忠接入綿竹。人報蜀將劉璋馬漢引軍到。趙雲曰。某願往擒

此二人。言訖上馬。引軍出。玄德在城上。數待馬超。吃酒。未曾安席。子龍已斬二人之頭。獻於筵前。飛顯過本軍却用超馬

超亦驚。倍加敬重。超曰。不須主公斷殺。超自喚出劉璋來降。如不肯降。超自與弟馬岱取成都。雙手奉獻。子龍以兩騎人頭

便欲以一座城。望之見馬超馬岱立於城下。大叫請劉李王答話。劉璋在城上問之。超在馬上。以鞭指曰。吾本領張魯兵來救益州。誰想飛

魯聽信楊松讒言。反欲害我。今已歸降劉皇叔。公可納土拜降。免致生靈受苦。如或執迷。吾先攻城矣。好一個請劉璋驚得

面如土色。氣倒於城上。眾官救醒。璋曰。吾之不明。悔之何及。不若開門投降。以救滿城百姓。董和曰。城中尚有兵三萬餘人。

錢帛糧草。可支一年。奈何便降。璋曰。吾父子在蜀二十餘年。無恩德以加百姓。攻戰三年。血肉捐於草野。若我罪也。我心

何安。不如投降。以安百姓。志厚為無用之別名。非志厚之無用。志厚而不精。取人聞之皆墮淚。忽一人進曰。主公之言。正合

天意。視之乃巴西充國人也。姓譙名周字允南。此人素曉天文。璋問之。周曰。某夜觀乾象。見羣星聚於蜀郡。其大星光如

皓月。乃帝王之象也。又一載之前。小兒謠曰。若要吃新飯。須待先王來。此乃預兆。為立德稱。不可通天道。黃權劉已聞言。皆

大怒。欲斬之。周備說天文。後來勸從。主出降。劉璋信。忽報蜀郡太守許靖。瑜城出降矣。劉璋大哭歸府。前不能挂城之

次。日人報劉皇叔遣慕賓簡雍在城上喚門。璋令開門接入。雍坐車中。傲視自若。忽一人掣劍大喝曰。小輩得志

旁若無人。汝敢藐視吾蜀中人物耶。雍慌下車迎之。此人乃廣漢綿竹人也。姓秦名定。字子救。秦定後來以舌解難。與

曰。不識賢兄。幸勿見責。遂同入見劉璋。且說玄德寬宏大度。並無相害之意。於是劉璋決計投降。厚待簡雍。次日親賞印綬

文籍。與簡雍同車出城投降。玄德出寨迎接。握手流淚曰。非吾不行仁義。奈勢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亦是立德實語。無古

之殺。公小白之殺子。鮮唐太宗之殺建城。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元帝皆是也。兄弟之愛。至于如此。為之一嘆。共入寨。交割印綬文籍。並馬入城。玄德入成都。百姓看花燈。燭迎門。而接玄德

玄德大驚曰。若雲長入蜀。與馬超比試。勢不兩立。孔明曰。無妨。亮自作書回之。孔明已玄德只恐雲長性急。便教孔明寫了書。發付關平。星夜回荆州。平回至荆州。雲長問曰。我欲與馬超比試。汝曾說否。平答曰。軍師有書在此。雲長拆開視之。其書曰。

亮聞將軍欲與孟起比試高下。以亮度之。孟起雖雄烈過人。亦乃黥布彭越之徒耳。當與翼德爭先。猶未及美髯公之絕倫。起摩也。令公受任荆州。不為不重。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唯冀明照。

雲長看畢。自諱其驕。笑曰。孔明真知我心也。

正欲孔明將自己推高。以坐將善過示賓客。遂無入川之意。

以下接過西川荆州兩邊接說。那東

一這却說東吳孫權知玄德併吞西川。將劉璋逐於公安。遂名張昭顧雍商議曰。劉備借我荆州時。說取了西川。便還荆州。今已得巴蜀四十一州。須用何策。漢上諸郡如其不還。即動干戈。昭曰。吳中交臂不可動兵。昭有一計。使劉備將荆州雙手奉還。正是西蜀方開新日月。東吳又索舊山川。未知其計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別備白領
益州牧

張迎威
張遼
威震
遼遠



關雲長
單刀赴會



左慈擲杯
威曹孫

卜周易管輅如機

占對
山黃
忠遠
倚旁

老黃
忠計奪
天陽山

曹阿瞞兵
邊斜谷



第六十六回

關雲長單刀赴會

伏皇后為國捐生

却說孫權要索荆州。張昭獻計曰。劉備所倚重者。諸葛亮也。其兄諸葛瑾。今任於吳。何不將瑾老小執下。使瑾入川告其弟。

令勸劉備交割荆州。如其不還。必累及我老小。亮念同胞之情。必然應允。既奉不得阿牛。即用着諸葛瑾。不能取劉備之權。曰。

諸葛瑾乃誠實君子。安忍拘其老小。昭曰。明教知是計策。自然放心。此語權從之。名諸葛瑾老小。匿於在府。一面修書打發諸。

葛瑾往西川。去不數日。到了成都。先使人報知玄德。玄德問孔明曰。今兄此來為何。孔明曰。來索荆州耳。玄德曰。何以答之。

孔明曰。只須如此如此。計會已定。孔明出郭接瑾。不到私宅。運入賓館。參拜已畢。瑾放聲大哭。得此急。亮曰。兄長有事。

但說何故發哀。瑾曰。吾一家老小休矣。亮曰。莫非為不還荆州乎。因弟之故。執下兄長老小。弟心何安。兄休憂慮。弟自有計。

還荆州便了。一兄一弟。倘不是真瑾大喜。即同孔明入見玄德。呈上孫權書。玄德看了。怒曰。孫權既以妹嫁我。却乘我不在。

荆州。竟將妹子潛地取去。情理難容。諸葛瑾老小。又何足惜。我正要大起川兵。殺下江南。報我之恨。却還想來索荆州乎。

只是借令。孔明哭拜於地。曰。吳侯執下亮兄長老小。倘若不還。我兄將全家被戮。兄亮豈能獨生。望主公看亮之面。

將荆州還了東吳。以全亮兄弟之情。孔明自做好人。却玄德再三不肯。孔明只是哭求。玄德徐徐曰。既如此。看。

軍師之面。分荆州一半還之。將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與他。借債的。先亮曰。既蒙見允。便可寫書與雲長。令交割三郡。玄德曰。

子瑜到彼。須善言求吾弟。吾弟性如烈火。吾尚懼之。切宜仔細。推明公作好人。妙瑾求了書。辭了玄德。別了孔明。登程。逕往。

荆州。雲長請入中堂。賓主相敘。瑾出玄德書曰。皇叔許先以三郡還東吳。望將軍即日交割。令瑾好回見吳主。雲長變色曰。

我與吾兄桃園結義。誓共匡扶漢室。荆州本大漢疆土。豈得妄以尺寸與人。提出大漢。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雖吾兄有。

書來。吾却不肯還。只有諸葛瑾。味使。是孔明知之。不言瑾曰。將軍何太無面情。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

曰。此是吳侯詭計。如何騙得過我。却使孔明知之。不言瑾曰。將軍何太無面情。雲長執劍在手曰。休再言。此劍上並無面。

目。關平告曰。軍師面上不好看。望父親息怒。關平曰。雲長曰。不看軍師面上。教你回不得東吳。瑾滿面羞慚。急辭下。

船。逕往西川。見孔明。孔明已自出迎去了。兄弟相為。瑾只得再見玄德。哭告雲長欲殺之事。前是假哭。玄德曰。吾弟性急。極難與言。子瑜可暫回。答我取了東川。漢中諸郡。調雲長往守之。那時方得交付荆州。西川又等東川。似瑾不得已。只。

得回東吳。見孫權具言前事。孫權大怒曰：子瑜此去，反遭奔走，莫非皆是諸葛亮之計也？瑾曰：非也。吾弟亦哭求玄德，方許

將三郡先還。無奈雲長恃頑不肯，不惟兄弟亦覺。孫權曰：既劉備有先還三郡之言，便不差官前去。長沙零陵桂陽三郡赴

任且看如何。使管糧瑾曰：主公所言極是。權乃令瑾取回老小。一面差官往三郡赴任。不日三郡差去官吏，盡被逐回。

告孫權曰：關雲長不肯相容，連日趕逐回吳。遲後者便要殺孫權大怒。差人名魯肅責之曰：子敬昔為劉備作保，借吾荆州

今劉備已得西川，不肯歸還。子敬豈得坐視？此特尋尋保人。肅曰：肅已思得一計，正欲告主公。權問何計。肅曰：今屯兵于陸

口，使人請關雲長赴會。若雲長肯來，以善言說之，如其不從，伏刀斧手殺之。如彼不肯來，隨即進兵，與決勝負，奪取荆州，便

了。中人設法強孫權曰：正合吾意，可即行之。關澤進曰：不可。關雲長乃世之虎將，非奉間可及。恐事不諧，反遭其害。孫權

怒曰：若如此，荆州何日可得？便命魯肅速行此計。肅乃詳孫權至陸口，召呂蒙、甘寧商議。設宴于陸口，寨外臨江亭上，

修下請書，連帳下能言快語之人，為使登舟渡江。江口關平問明，遂引使入荆州，叩見雲長。且道魯肅相

邀赴會之意，呈上請書。雲長看書畢，謂來人曰：子敬相請，明日便來赴宴。請教想之人，望日汝可先回。使者詳去，關平曰：魯

肅相邀，必無好意。父親何以許之？雲長笑曰：吾豈不知耶？此是者葛瑾回報孫權，說我不肯交還三郡，故令魯肅屯兵陸口。

選我赴會，便索荆州。吾若不往，道吾怯矣。若是怕討情，不討吾來日，擇駕小舟，只用親隨十餘人，單刀赴會。看魯肅如何

近我。神威。平諫曰：父親奈何以萬金之軀，觀踏虎狼之穴，恐非所以重伯父之寄託也。雲長曰：吾於千裡萬里

之中，矢石交攻之際，匹馬縱橫，如入無人之境，豈憂江東群鼠乎？下戰書且不怕馬良亦諫曰：魯肅雖有長者之風，但今事

急，不容不生異心。將軍不可輕往。須知中人雲長曰：昔戰國時趙人蘭相如，無縛雞之力，於通池會上，視秦國君臣如無物。

况我曾學萬人敵乎？公乃合廉前，既已許諾，不可失信。良曰：縱將軍要去，亦不可無准備。雲長曰：只教吾兒速快船十隻，藏

善水軍五百於江上等候。看我認旗起，便過江來。平領命自去准備。先准備却說使者回報魯肅，說雲長慨然應允。來日注

到肅與呂蒙商議。此來若何？蒙曰：彼帶軍馬來，某與甘寧各人領一軍伏于岸側，放炮為號，准備廝殺。如無軍來，只于庭後

伏刀斧手五十人，就席間殺之。計會已定。次日肅令人於岸口遙望。辰時後，見江面上一隻船來，梢公水手只數人，一面紅

旗，風中招颯，顯出一個大關字來。船漸近岸，見雲長青巾綠袍，坐於船內，旁邊周倉捧着大刀，八九個關西大漢，各跨腰刀一口，

特借此以

尚志其耳

文丞相詩

東坡清操

日亦書

以清操如

管子因非

有者也若

以權為德

之權則累

山亦為德

水亦為德

之謂水首

為之哉亦

美哉

國者何

進之以

者使完

以官者

者助國

以國成

國成而

國成而

國成而

令荀攸曰不可丞相官至魏公榮加九錫位已極矣今又進陞王位於理不可荀攸九錫已絕矣荀攸不諫九錫而諫稱王抑又晚矣曹操聞之怒曰

此人欲效荀或耶事一將荀攸知之憂憤成疾卧病十數日而卒亡年五十八歲操厚葬之遂罷魏王事荀攸之諫而遂

也一日曹操帶劍入宮獻帝正與伏后共坐伏后見操來慌忙起身帝見曹操戰慄不已操曰孫權劉備各霸一方不尊朝

廷當如之何帝曰盡在魏公裁處荀攸所謂政由操怒曰陛下出此言外人聞之只道吾欺君也帝曰公若肯相輔則幸甚

不爾願垂恩相捨諸極歎又操聞言怒目視帝恨恨而出左右或奏帝曰近聞魏公欲自立為王不久必將篡位帝與伏后

大哭后曰妾父伏完常有殺操之心妾今當修書一封密與父圖之天子自詔尚且無成帝曰昔董承為事不密反遭大禍

今又恐泄漏朕與汝皆休矣事二十后曰旦夕如坐針氈以此為人不如早死妾看宦官中之忠義可託者莫如穆順可

令寄此書穆順與取錄趙乃即召穆順入屏後退去左右近侍帝后大哭告順曰操賊欲為魏王早晚必行篡位之事朕欲

令后父伏完密圖此賊而左右之人俱賊心腹無可託者欲汝將皇后密書寄於伏完董汝忠義必不負朕順泣曰臣感陛

下大恩敢不以死報臣請即行官亦足好宦官后乃修書付順順藏書於髮中潛出禁宮帝中詔製中書遲至伏完宅將

書呈上完見是伏后親筆乃謂穆順曰操賊心腹甚眾不可急圖除非江東孫權西川劉備震起兵於外再求在朝忠義

之臣一同謀之内外夾攻庶可有濟董承義狀上止有劉備一順曰皇丈可作書覆皇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

會起兵討賊救主伏完即取紙寫書付順何不欲出一順曰皇丈可作書覆皇后求密詔暗遣人往吳蜀二處令約

拳使穆順回過曹操操問那裡去來順答曰皇后有病命求醫去苦愛國病欲操曰名得醫人何在順曰還未召至操喝左

右遍搜身上並無夾帶放行忽然風吹落其帽操又喚回取帽視之適觀無物還帽令戴穆順雙手倒戴其帽冠履到置之

操心疑令左右搜其頭髮中搜出伏完書來操看書中言欲結連孫劉為外應操大怒執下穆順於密室問之順不肯招

順移操連夜點起甲兵三千圍住伏完宅老幼並皆拏下事得伏完是日帝在外殿見知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

下獄平明使御林將軍郝懿持節入宮先收皇后璽綬是日帝在外殿見知慮引三百甲兵直入帝問曰有何事慮曰奉魏

公命收皇后璽帝知事泄心胆皆碎慮至后宮伏后方起慮便呼管璽人索取玉璽而出此將璽者幾希矣伏后情知

事泄便於殿後椒房內夾壁中藏躲少頃尚書令華歆引五百甲兵入到後殿問宮人伏后何在宮人皆推不知歆教甲兵

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帝後之髮其罪固深恨矣后曰望免我一

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帝後之髮其罪固深恨矣后曰望免我一

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帝後之髮其罪固深恨矣后曰望免我一

打開朱戶尋覓不見料在壁中便喝甲士破壁搜尋歆親自動手揪后頭髮拖出帝後之髮其罪固深恨矣后曰望免我一

命散叱曰汝自見魏公訴去。后披髮跣足。二甲士推擁而去。原來華歆素有文名。向與邴原管寧相友善。時人稱三人為一龍。華歆為龍頭。邴原為龍腹。管寧為龍尾。今則有尾無頭。若論散之行。山則虎狼。一日寧與歆共種園蔬。鋤地見金。寧揮鋤不顧。歆拾而視之。然後擲下。子驥嘗下。見心上有金。不將若。又一日。寧與歆共坐觀書。聞戶外傳呼之聲。有貴人乘軒而過。甯端坐不動。歆棄書往觀。比之。蓋是貴人者。甯自此鄙歆之為人。遂割席分坐。不復與之為友。邴原與歆相連。後來管寧避居遼東。常戴白帽。坐卧一樓。足不履地。終身不肯仕魏。歆出而寧不出。是而散乃先事孫權。後事曹操。至此乃有收捕伏皇后一事。百忙中忽接華歆生平。後人有詩嘆華歆曰。破壁生將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罵名千載笑龍頭。

華歆當日逞凶謀。

破壁生將母后收。

助虐一朝添虎翼。

罵名千載笑龍頭。

又有詩讚管甯曰。

遼東傳有管甯樓。

人去樓空名獨留。

笑殺子瑜貪富貴。

豈知白帽自風流。

且說華歆將伏后擁至外殿。帝望見后。乃下殿抱后而哭。歆曰。魏公有命可速行。后哭謂帝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命亦不知在何時也。為天子不能處一甲士擁后而去。帝捶胸大哭。見却處在側。帝曰。却公如聞天下甯有是事乎。哭倒於地。知慮令左右扶帝入宮。華歆等伏后見操。操罵曰。吾以誠心待汝等。汝等反欲害我耶。吾不殺汝。汝必殺我。喝左右亂棒打死。請至此令人。隨即入宮。將伏后所生二子。皆酖殺之。當晚將伏完穆順等宗族二百餘口。皆斬于市。朝野之人無不驚嘆。時建安十九年十一月也。後人有詩嘆之曰。

曹瞞凶殘世所無。

伏完忠義欲何如。

可憐帝后分離處。

不及民間婦與夫。

獻帝自從壞了伏后。連日不食。操入曰。陛下無憂。臣無異心。臣女已與陛下為貴人。大賢大孝。宜居正宮。獻帝安敢不從。於建安二十年正月朔。就慶賀正旦之節。冊立曹操女曹貴人為皇后。正宮。皇太后亦有何榮而操。操以女為后。已為國文。群下莫敢有言。此時曹操威勢日甚。會大臣商議收美滅蜀之事。曹謂曰。須召夏侯惇曹仁二人回商議此事。操即時發使星夜喚回夏侯惇。未至曹仁先到。連夜便入府中見操。操方被酒而卧。許褚佩劍立於堂門之內。曹仁欲入。被許褚擋住。曹仁大怒曰。我乃曹氏宗族。汝何敢擋我耶。許褚曰。將軍雖親。乃外藩鎮守之官。許褚雖疎。見充內侍。主公醉卧堂上。不敢放入。曹操聞之。嘆曰。許褚真忠臣也。不數日。夏侯惇亦到。共議征伐。惇曰。吳蜀急未可攻。宜先取漢中張魯。以得勝之兵取蜀。一

鼓而下也曹操曰正合吾意遂起兵西征正是方逞凶謀欺弱主又驅勁卒掃偏邦未知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七回

曹操平定漢中地

張遼威震道遠津

却說曹操與兵西征分兵三隊前部先鋒夏侯淵張郃操自領諸將居中後部曹仁夏侯惇押運糧草早有細作報入漢中

來張魯與弟張衡高議退敵之策何不使先衛曰漢中最險無如陽平關可於關之左右依山傍林下十餘个寨柵迎敵曹

兵兄在漢南多撥糧草應付來賊並遠遣大將楊昂楊任與弟即日趕程軍馬到陽平關下寨已定夏侯淵張郃

前軍隨到關陽平關已有準備離關一十五里下寨是夜軍士疲困各自歇息忽然寨後一把火起楊昂楊任兩路兵殺來

劫寨及侯淵張郃急上馬時四下裡大兵擁入曹兵大敗曹兵並遠見曹操操怒曰汝二人行軍許多年豈不知兵若遠行

疲困可防劫寨如何不作準備欲斬二人以正軍法眾官告免操次日自引兵為前隊見山勢險惡林木叢雜不知路徑恐

有伏兵即引軍回寨謂許褚徐晃二將曰吾若知此處如此險惡必不起兵來入籠且如此之慎又何必入籠耶許褚曰兵

已至此主公不可憚勞次日操上馬只帶許褚徐晃二人來看張衡寨柵三匹馬轉過山坡早望見張衡之寨操揚鞭遙指

謂二將曰如此堅固急切難下有退心言未已背後一聲喊起箭如雨發楊昂楊任分兩路殺來操大驚許褚大呼吾當敵

賊徐公明善保主公說罷提刀縱馬向前力敵二將楊昂楊任不能當許褚之勇回馬退去其餘不敢向前徐晃保着曹操

奔過山坡前面又一軍到看時却是夏侯淵張郃二將聽得喊聲故引軍殺來接應於是殺退楊昂楊任救得曹操回寨

又第二次操重賞四將自此兩邊相拒五十餘日只不交戰曹操傳令退軍費謂曰賊勢未見強弱王公何故自退耶操曰吾

料賊兵每日隱備急難取勝吾以退軍為名使賊懈而無備然後分輕騎抄襲其後必勝賊矣前欲退是真退賈詡曰丞相

神機不可測也於是令夏侯淵張郃領兵兩路各以輕騎三千取小路抄陽平關後曹操一面引大軍拔寨而起楊昂聽得

曹操退兵便請楊任商議欲乘勢擊之楊任曰操詭計極多未知真實不可追趕若楊昂依得楊任楊昂曰公不往我當自

去楊任苦諫不從曹兵亦不能勝楊昂盡提五寨軍馬前進只留些少軍士守寨是日大霧漫漫對面不相見楊昂軍至

半路不能行且權扎住却說夏侯淵一軍抄過山後見重霧垂空又聞人語馬嘶不見馬到抵得一箇大霧恐有伏兵

即催人馬行動大霧中誤走到楊昂寨前守寨兵士聽得馬蹄响只道是楊昂兵回關門納之互相錯曹軍一擁而入見是

空寨便就寨中放起火來火在霧中五寨兵士盡皆棄寨而走比及霧散楊任引兵來救與夏侯淵戰不數合背後張郃兵

何而自為

馬超而從

曹操不取

之助會操

也而君子

不惟無異

且又甚焉

以深如之

而必欲

彼馬超而

以奪康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而康之參

到楊任殺條大路奔回南鄭楊昂待要回時已被夏侯淵張郃二人占了寨柵若非大為曹平背後曹操大隊軍馬趕來兩

下夾攻四面無路楊昂欲突陣而走正撞着張郃兩下交手被張郃殺死敗兵回投陽平關來見張衡原來衛知二將敗走

各營已失半夜棄關走回去了曹操遂得陽平關並諸寨若非張衡無用曹操亦未必能勝張衡楊任回見張魯衛言二將失了隘口因此

守關不住推在別人身上張魯大怒欲斬楊任任曰某曾諫楊昂休違操兵他不肯聽信故有此敗任再乞一軍前去交戰

必斬曹操如其不勝甘當軍令一楊任欺張魯取了軍令狀楊任上馬引二萬軍離南鄭下寨却說曹操提軍前進先令夏

侯淵引五千軍往南鄭路上哨探正迎着楊任軍馬兩軍擺開任遣部將昌奇出馬與淵交戰戰不三合被淵一刀斬于馬

下楊任自挺鎗出馬與淵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淵佯敗而走任從後追來被淵用拖刀計斬于馬下軍士大敗而回兩個

姓格的去送來川也曹操知夏侯淵斬了楊任即時進兵直抵南鄭下寨張魯慌聚文武商議張魯此時何不將書三關

曰某係一人可敵曹操手下諸將魯問是誰圍曰南安龐德前隨馬超投降主公後馬超往西川龐德卧病不曾行見令家

主公思養何不令此人去在關中中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

相對龐德出馬搦戰曹操在渭橋時五十六回中張魯大喜即召龐德至厚加賞勞點一萬軍馬令龐德出離城十餘里與曹兵

其心吾欲得此人汝等湏甘與吾緩開使其力乏然後擒之徐晃事楊奉而操欲得之龐德事張魯而操又欲得張郃先出

戰了數合便退夏侯淵也戰數合退了徐晃又戰五六合也退了臨後許褚戰五十餘合亦退龐德力戰四將全無懼怯各

將皆於操前誇龐德好武藝在諸將口中誇與武藝曹操心中大喜與眾將商議如何得此人投降前玄德欲得馬超孔明想着楊松子曹操

有一謀士楊松其人極貪賄賂今可暗以金帛送之使潛龐德與張魯便可圖矣前玄德欲得馬超孔明想着楊松子曹操

于外而曹操曰何由得入南鄭謂曰來日交鋒詐敗佯輸棄寨而走使龐德據我寨我于寅夜引兵劫寨龐德必退入城

却道一能言之士扮作彼軍雜在陣中便得入城操聽其計送一精細軍士重加賞賜付與金掩心甲一付奉以五千

百十里外今按在貼肉外穿漢中軍士靴衣先於半路上等候次日先撥夏侯淵張郃兩枝軍前去埋伏却教徐晃挑戰不

殺合敗走龐德引軍掩殺曹軍皆退龐德却奪了曹操寨柵見寨中糧草極多曹操既棄甲又棄糧為欲得龐德此軍而

大喜即時申報張魯一面在寨中設宴慶賀當夜二更之後忽然三路火起正中是徐晃許褚左張郃右夏侯淵三路軍

馬齊來劫寨龐德不及提備只得上馬衝殺出來望城而走背後三路軍追來龐德急喚開城門領兵一擁而入此時細作

已雜進城中。運投楊松府中。謁見。具說魏公曹丞相久聞盛德。特使其送金甲為信。更有密書呈上。松大喜。見全便喜不獨

看了密書。中言語謂細作曰。上覆魏公。且請放心。某自有良策奉報。打發來人先回。便連夜入見張魯。說龐德受了曹操賄賂。賣此一陣。備是受賄人受賄張魯大怒。召龐德責罵。欲斬之。若非張魯不明曹關國苦諫。張魯曰。你來日出戰不勝。必斬龐德。抱恨而退。次日曹兵攻城。龐德引兵衝出。操令許褚交戰。褚詐敗。龐德趕來。操自乘馬於山坡上。喚曰。龐令名何不早降。龐德尋思。軍住曹操。抵一千員上將。遂飛馬上坡。此時猶沒一聲喊起。天崩地塌。連人和馬。跌入陷坑內。去四壁鈞索。一齊上前。活捉了龐德。押上城來。曹操下馬。叱退軍士。親釋其縛。問龐德肯降否。龐德尋思。張魯不仁。情願降操。此則志却曹操親扶上馬。共投大寨。故意教城上望見。人報張魯。德與操並馬而行。魯益信楊松之言為實。竟信為真者往往如此次日曹操三面豎立雲梯。飛砲攻打。張魯知事勢已急。與弟張衡商議。衡曰。放火盡燒倉廩府庫。出奔南山。去守巴中可也。與鄭虎

操曰。楊松曰。不如開門投降。張魯猶豫不定。衡曰。只是燒了便行。張魯曰。我向本欲歸命國家。而意未得遂。今不得已而出奔。倉廩府庫國家之有。不可廢也。遂皆封鎖。與劉璋不取地地是夜二更。張魯引全家老小。開南門殺出。曹操教休追。趕提兵入南郡。見魯封閉庫藏。心甚憐之。遣差人往巴中。勸令投降。張魯欲降。張衡不可。楊松以密書報操。便教進兵。松為內應。金甲只恐操疑。德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使弟衛領兵出敵。與許褚交鋒。被褚斬于馬下。敗軍回報。張魯欲堅守。不想却接了漢中。操得書。親自引兵往巴中。張魯從之。劉璋能斬張魯到底關國諫會休出。魯不聽。遂引軍出迎。未及交鋒。後軍已走。張魯急退。背後曹兵趕來。魯到城下。楊松開門不閉。前將之操走。操從後追至。大叫何不早降。魯乃下馬投降。操大喜。令其封倉庫之心。待之甚厚。未戰終以封魯為鎮南將軍。關國等皆封列侯。於是漢中皆平。曹操傳令各郡。分設太守。置都尉。除酒牌君之大賞。幸。惟有楊松賣主求榮。即命斬之。於市朝示眾。與張苗洋後人有詩嘆楊松曰。

妨賢賣主逞奇功。

積得金銀一旦空。

家未崇華身受戮。

令人千古笑楊松。

曹操已得東川。主簿司馬懿進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搖動。可速進兵攻之。勢必瓦解。知者貴於乘時。時不可失也。一言之概曹操嘆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龍復望蜀耶。初長山川險阻得龍已出望外劉曄曰。司馬仲達之言是也。若稍遲緩。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張等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守關隘。不可犯矣。一言不取

操曰士卒必涉勞苦且宜存恤遂按兵不動以上按下面操一却說西川百姓聽知曹操已得東川料必來取西川一日

之問數次驚恐玄德請軍師商議孔明曰亮有一計曹操自退玄德問何計孔明曰曹操分兵屯合肥懼孫權也今我若分

江夏長沙桂陽三郡還吳此計方欲真到遣舌辯之士陳說利害令吳起兵襲合肥牽動其勢操必勒兵南向矣玄德問誰

可為使伊籍曰某願往玄德大喜遂作書具禮令伊籍先到荆州知會雲長可知前番不遣人知會然後入吳到秣陵來見

孫權先通了姓名權召籍入籍見禮禮畢權問曰汝到此為何籍曰昨承諸葛子瑜取長沙等三郡為軍師不在有失交割

今傳書還還國德所有荆州南郡零陵本欲送還被曹操襲取東川使關將軍無容身之地前以玄德容身為拜今又以今

合肥空虛望君侯起兵攻之使曹操撤兵回南吾主若取了東川歸還荆州全土有此一說又為後文權曰汝且歸館舍

吾商議伊籍退出權問計于眾謀士張昭曰此是劉備恐曹操取西川故為此謀雖然如此可因操在漢中乘勢取合肥不

是上策權從之發付伊籍回蜀說便議起兵攻操令魯肅收取長沙江夏桂陽三郡此時關公並不作梗則知前次屯兵於

陸口取呂蒙甘寧回又去餘杭取凌統回不一日呂蒙甘寧先到蒙獻計曰見今曹操合廣江太守朱光屯兵於皖城大開

稻田納穀於合肥以充軍實今可先取皖城然後攻合肥操之據取營以發報為權曰此言甚合吾意遂教呂蒙為先鋒將

飲潘璋甘寧為合後權自引周泰陳武董襲徐盛為中軍時程普韓當黃蓋在各處鎮守都未隨征又補救却說軍馬渡

江取和州運到皖城皖城太守朱光使人往合肥求救一面固守城池堅壁不出權自到城下看時城上箭如雨發射中孫

權麾蓋孫權親冒矢石權回寨問眾將曰如何取得皖城董襲曰可差軍士築起土山攻之徐盛曰可堅雲梯造虹橋下觀

域中而攻之呂蒙曰此法皆費日月而成合肥救軍一至不可圖也今吾軍初到士氣方銳正可乘此銳氣奮力攻行明日

平明進兵午未時便當破城此計是也權從之次日五更飯畢三軍大進城上矢石齊下甘寧手執鐵鍊冒矢石而上甘寧

以先登朱光令弓弩手齊射甘寧撥開箭林箭林一練打倒朱光呂蒙親自擂鼓士卒皆一擁而上亂刀砍死朱光餘眾

多降得了皖城方纔辰時張遼引軍至半路哨馬回報皖城已失遼即回兵歸合肥不出孫權入皖城凌統亦引軍到權

慰勞畢大槓三軍重賞呂蒙甘寧以及諸將設宴慶功呂蒙遂甘寧上坐威稱其功勞酒至半酣凌統想起殺父之仇三十

八日又見呂蒙誇美之心中大怒瞪目直視良久忽拔左右所佩之劍立於筵前曰筵前無樂看吾舞劍甘寧知其意推開

桌起身兩手取兩枝戰戟決定縱步出曰看我筵前使戟呂蒙見二人各無好意便一手挽牌一手提刀立於其中曰二公雖

頭船隻商議水陸並進一面差人回江南再起人馬來助戰以上接下孫權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與兵進攻恐合肥兵少難以抵敵急令薛梯星夜往漢中報知曹操以下再敘曹操却說張遼聞孫權在濡須將欲與兵進攻恐合求請救兵操同眾官議曰此時可收西川否劉曄曰今蜀中大定已有張本准備不可攻也不如撤兵去救合肥之急就下江南操乃留夏侯淵守漢中定軍山盛口留張郃守蒙頭岩等隘口張本其餘軍兵拔寨都起殺奔濡須塢中正是鐵騎甫能平隴右旌旗又復指江南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六十八回

甘肅百騎劫魏營

左慈擲杯戲曹操

却說孫權在濡須口收拾軍馬忽報曹操自漢中領兵四十萬前來救合肥孫權與謀士計議先撥董襲徐盛二人領五十張本使大船在濡須口埋伏令陳武帶領人馬往來江岸巡哨張昭曰今曹操遠來必須先挫其銳氣張本權乃問帳下曰曹操遠來誰敢當先破敵以挫其銳氣凌統出曰某願往權曰帶多少人馬統曰三千人足矣甘肅曰只須百騎張本便可破敵何必三千凌統大怒兩人在孫權面前爭競起來張本權曰曹軍勢大不可輕敵乃命凌統帶三千軍出濡須口去哨探遇曹兵便與交戰凌統領命引着三千人馬離濡須塢塵頭起處曹兵先到先鋒張遼與凌統交鋒聞五十合張本不分勝負孫權恐凌統有失令呂蒙接應回營甘肅見凌統回即告權曰當今夜只帶一百人馬去劫曹營若折了一人一騎也不算功張本百可當萬孫權壯之乃調撥帳下一百精銳馬兵付肅又以酒五十瓶羊肉五十斤賞賜軍士甘肅回到營中教一百人皆列坐先將銀碗斟酒自吃兩碗乃語百人曰今夜奉命劫寨請諸公各滿飲一觴努力向前張本眾張本人聞之面面相覷甘肅見眾人有難色乃拔劍在手怒叱曰我為上將且不惜命汝等何得遲疑眾張本人見甘肅作色皆起拜曰願效死力張本肅曰則有用甘肅將酒肉與百人共飲食盡約至二更時候取白鶴翎一百根插於盔上為號張本連圍得鐵桶相似不能得進張本又寫曹操能軍甘肅只將百騎左冲右突曹兵驚慌正不知敵兵多少自相擾亂那甘肅百騎在營內縱橫馳驟逢着便殺各營鼓譟舉火如星喊聲大震張本能止軍夜驚一撥聲勢甘肅從寨之南門殺出無人敢當孫權令周泰引一枝兵來接應甘肅將百騎回到濡須操兵恐有埋伏不敢追襲後人有詩讚之曰

甘肅引百騎到寨不折一人一騎至營門令百人皆擊鼓吹笛口呼萬歲歡聲大振張本孫權自來迎接甘

孫權獨以才
子起見非
不愛起見
也愛起見
人之心不
可不得而
而不得而
此實謂之
入與以得
曹孫立世
和孫權正
贊得後正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無不加也

出徐威又殺二將各帶重傷呂蒙教軍士亂箭射住岸上兵救二將下船却說陳武與龐德大戰後面又無應兵被龐德趕

到谷口樹林叢密陳武再欲回身交戰被樹枝抓住袍袖不能迎敵為龐德所殺陳武之見殺于龐德與祖茂之曹操見孫

權走脫自策馬趕到江邊對射呂蒙箭盡正慌間忽對江無數船到為首一員大將乃是孫策女婿陸遜自引十萬兵到一

陣殺退曹兵此路軍乘勢登岸追殺曹兵復奪戰馬數千匹曹兵傷者不計其數大敗而回初有甘肅之劫營後有陸遜

於亂軍中舉見陳武屍首孫權知陳武已死董襲又沈江而亡哀痛至切令人於水中尋見董襲之屍與陳武之屍一齊厚

葬之又感周泰救護之功設宴款之權親自把盞撫其背淚流滿面臣之威君有流涕不已者君之威臣亦涕曰兩番相救

日中事五不惜性命被鎗數十庸如刻畫孤亦何心不待卿以骨肉之恩委卿以兵馬之重乎卿乃孤之功臣孤當與卿共

榮辱同休戚也皆謂泰正今周泰解衣與眾將觀之皮肉肌膚如同刀劍盤根遍體孫權手指其痕一一問之周泰具

言戰開被傷之狀一處傷令吃一甌酒若欲以應亮操酒吃是欲飲必先痛不痛不能飲也若但能飲不能是日周泰大醉

權以青羅傘賜之今出入張蓋以為顯耀一頂冠權在瀟瀟與操相拒月餘不能取勝張昭顧雍上言曹操勢大不可

力敵若與久戰大損士卒不如求和安民為上孫曹之相和自此始孫孫權從其言令步騭往曹營求和許年納歲貢操見

江南急末可下乃從之令權先撤人馬吾然後班師步騭回復權只留蔣欽周泰守瀟瀟口盡發大兵上船回林陵以上被

下孫權操留曹仁張遼屯兵合肥班師回許昌文武眾官皆議欲立曹操為魏王尚書崔球力言不可眾官曰汝獨不見荀

文若乎球大怒曰時乎時乎會當有變任自為之崔球之阻魏王更烈于荀彧有與球不和者告知操操大怒收球下獄問

之球虎目虬鬚只是大罵曹操欺君奸賊荀彧荀攸不聞其罵而廷尉白操操令杖殺球於獄中後人有贊曰

清河崔球天性剛烈此鬚虎目鉄石心腸奸邪辟易聲節顯昂忠於漢主千古名揚
建安二十一年夏五月群臣奉獻帝頌魏公曹操功德極天際地伊周莫及宜進爵為王獻帝即令鍾繇草詔冊立曹操
為魏王曹操假意上書三辭自封之而自謙之推詔三報不許操乃拜命受魏王之爵免十二歲乘金根車駕六馬用天子
車服儀仗出等入驛於鄴郡蓋魏王官議立世子操大妻丁夫人無出妾劉氏生子曹芳因征張繡時死於皖城四應十八
卞氏所生四子長曰丕次曰璋三曰植四曰熊自稱魏王便使其子承漢之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妃第三子曹
植字子建極聰敏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為後嗣此故于此處特詳叙其子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妃第三子曹

植字子建極聰敏舉筆成章操欲立之為後嗣此故于此處特詳叙其子於是黜丁夫人而立卞氏為魏王妃第三子曹

休之語中
極其清
早哭其
誠不音
遠風塵
諸者快
左慈與
右慈之
古之德
大不同
滿非來
德特來
曹德是
左慈有
犯德而
海曹德
于言德
命而左
不來命
于言德
孫策一
于言德
了德不
慈却一
慈是于
不能空
左慈能
為仙若

計於中大夫賈詡。詡教如此。如此自是。但凡操出征。諸子送行。曹植乃稱述功德。出言成章。惟曹丕辭。父只是流涕而拜。左右皆感傷。於是操疑植乖巧。誠心不及丕也。今人謂劉備是哭戲的。丕又使人買囑近侍。皆言丕之德。操欲立後嗣。躊躇不定。乃問賈詡曰。孤欲立後嗣。當立誰。賈詡不答。妙操問其故。詡曰。正有所思。故不能即答耳。妙操曰。何所思。詡對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言前而意妙。妙操大笑。遂立長子曹丕。為王世子。冬十月。魏王宮成。差人往各處收取奇花異果。栽植後苑。有使者到吳地。見了孫權。傳魏王令旨。再往溫州取柑子。時孫權正尊謙魏王。便令人於本城選了大柑子四十餘担。星夜送往鄴郡。曹植以青梅餉劉備。惟以至中途挑担役夫疲困。歇于山脚下。見一先生。眇一目。跛一足。頭戴白籠冠。身穿青縵衣。來與脚夫作禮。言曰。你等挑担勞苦。貧道都替你挑一肩。何如。眾人大喜。於是先生每担各挑五里。但是先生挑過的担兒。都輕了。貧道先生能使身輕。身輕此眾皆驚疑。先生臨去。與領柑子官說。貧道乃魏王鄉中故人。姓左名慈。字元放。道號烏角先生。若角紫虛。虛如你到鄴郡。可說左慈申意。還拂袖而去。領柑人至鄴郡。呈上柑子。操親剖之。但只空殼內並無肉。前以空食。賜符或可。操大笑。問取柑人。取柑人以左慈之事對。操未肯信。門吏忽報。有一先生。自稱左慈。求見大王。操召入。取柑人曰。此正途中所見之人。操叱之曰。汝以何妖術。攝吾佳果。慈笑曰。豈有此事。取柑剖之。內皆有肉。其味甚甜。但操自剖者皆空。才入吾手。便已成空。此是左慈點化好。操愈疑。乃賜左慈坐而問之。慈索酒肉。操命與之。飲酒五斗不醉。肉食全羊不飽。學士皆不及矣。操問曰。汝有何術。以至於此。慈曰。貧道於西川嘉陵峨嵋山中。學道三十年。忽聞石壁中有聲呼我之名。及視不見。如此者數日。忽有天雷震。碎石壁。得天書三卷。名曰遁甲天書。上卷名天遁。中卷名地遁。下卷名人遁。天遁能騰雲跨風。飛升太虛。地遁能穿山透石。人遁能雲遊四海。藏形變身。飛劍擲刀。取人首級。此句便是。操曰。大王位極人臣。何不退步。跟貧道往峨嵋山中修行。當以三卷天書相授。操在銅雀台上。謂眾官曰。我若解兵柄。操曰。吾亦久思急流勇退。奈朝廷未得其人耳。慈笑曰。益州劉玄德。乃帝室之胄。何不將此位讓之。不煞貧道當飛劍取汝之頭也。吉平罵之。稱術。罵操大怒曰。此正是劉備細作。喝左右。擎下慈。大笑不止。操令十數個獄卒。捉下拷之。獄卒着力痛打。看左慈時。却軒軒熟睡。全無痛苦之狀。三榜吉平之威。操怒。命取大枷鐵鎖。鎖了鐵釘。釘了送入牢中。監收。令人看守。只見枷鎖盡落。左慈卧於地上。並無傷損。至此。又無用處。連監禁七日。不與飲食。及看時。慈端坐於地上。面皮轉紅。操面皮厚矣。獄卒報知曹操。操取出問之。慈曰。我數十年不食亦不妨。日食千羊亦能盡。操無可如何。老做奸詐。百出至此。亦有如何之日。榜極快極。是日諸官皆至王宮大宴。正

慈之仙則 真仙耳則 當空諸所 諸不富完 慈其借左 相點化會 蘇軾身建 山河不陽 踏水夕宗 花冠曾與 衣冠出與 怪也也漢 也骨也結 無一非通 去之知空 之亦知在 之亦知在 而後空即 亦入空不 空若不能 王位可與 不以不為 以不為矣

行酒間左慈足穿木履立於筵前眾官驚怪左慈曰大王今日水陸並備大宴群臣四方異物極多內中欠少何物貧道願取之操曰我要龍肝作羹汝能取否慈曰有何難哉時虎且不可取更擊於粉牆上畫一條龍以袍袖一拂龍腹自開左慈於龍腹中取出龍肝一付鮮血尚流龍腹中取出龍肝一付鮮血尚流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操不信叱之曰汝先藏於袖中耳慈曰即今天寒草木枯死大王好甚好

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於筵前以水噴之頃刻放出牡丹一株開放花隨意所欲操曰吾只要牡丹花慈曰易耳令取大花盆於筵前以水噴之頃刻放出牡丹一株開放花即眾官大驚慈同坐而食少頃庖人上魚膾慈曰膾必松江鱸魚方美操曰千里之隔安能取之慈曰此亦何難取教把釣竿來於堂下魚池中釣之頃刻釣出數十尾大鱸魚放在殿上松江之鱸何妨自無而有操曰吾池中原有此魚慈曰

大王何相欺耶天下鱸魚只兩腮唯松江鱸魚有四腮此可辨也眾官視之果是四腮戶口如鱗蘇子亦壁中曾有之慈曰烹松江鱸魚須紫芽薑方可操曰汝亦能取之否慈曰易耳令取金盆一個慈以衣覆之須臾得紫芽薑滿金進上操前

操以手取之忽盆內有書一本題曰孟德新書操取視之一字不差書在張松口中不過記明之奇操大疑慈取果上玉杯滿斟佳釀進於操曰大王可飲此酒壽有千年操曰汝可先飲慈遂拔簪於杯中一畫將酒分為兩半手絕自飲一半將一半奉操操叱之慈擲杯子空中化成一白鳩遂殿而飛嘗讀則仙傳飯可為蜂杖可眾官仰面視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來

報左慈出宮門去了操曰如此妖人必當除之否則必將為害遂命許褚引三百鐵甲軍追擒之左慈不知所往左右來見左慈穿木履在前慢步而行褚飛馬追之却只追不上此又全無用處直趕到一山中有牧羊小童趕着一群羊而來慈走入羊群內羊亦可名褚取箭射之慈即不見褚盡殺群羊而回却將羊出氣牧羊小童守羊而哭忽見羊頭在地上

作人言喚小童曰汝可將羊頭湊在死羊腔子上極小童大驚掩面而走忽聞有人在後呼曰不須驚走還你羊來小童回顧見左慈已將地上死羊湊活趕將來了肝之龍亦未必死小童急欲問時左慈已拂袖而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

鋪成步而小童歸告主人主人不敢隱瞞報知曹操操令畫影圖形各處捉拿左慈三日之內城內城外所捉眇一目跛一

足白藤冠青懶衣穿木履先生都一般模樣者有三四百個孫行者變化之法不關動街市操令眾將將猪羊血發之押送

城南教場操親自引甲兵五百人圍住盡皆斬之人人頭腔內各起一道青氣到天上聚成一處化成一個左慈一本而有一奪向空招白鶴一隻騎坐白鶴繞殿而飛白鶴自空而至相映成趣拍手大笑曰土鼠隨金虎奸雄一旦休言將死于子于七十八

操令眾將以弓箭射之忽然狂風大作走石揚沙所斬之屍皆跳起來手提其頭奔上演戲廳來打曹操曹是

人真馬左慈百華是疑
鬼疑神前後射成起
下文分詳

第六十九回
卜周易管輅知機
討漢賊五臣死節

却說當日曹操見黑風中
羣屍皆起驚倒於地須臾風定羣屍皆不見
百化為一又化為左右扶操回宮驚而成疾後人
有詩讚左慈曰

飛步凌雲過九州
獨憑遁甲自遨遊
等閒施設神仙術
點悟曹瞞不轉頭

曹操染病服藥不愈
適太史丞許芝自許昌來見操
操令芝卜易芝曰
大王曾聞神卜管輅否
一個起謀先生又荐出一個
起謀先生不似今之起謀者
自許昌來見操
操令芝卜易芝曰
大王曾聞神卜管輅否
一個起謀先生又荐出一個
起謀先生不似今之起謀者
人年即道者也操曰
頗聞其名未知其術
汝可詳言之芝曰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容貌醜醜
醜醜好酒疎狂其父曾為瑯琊
即丘長輅自幼仰視星辰
卜必原星不知
夜不能寐父母不能禁
止常云家雞野雉尚自知時
何況為人在世乎與鄰兒共
戲輒畫地為天文分布日月星辰及稍長
即深明周易仰觀風角數寧通神
與善相術又與相
瑯琊太守單于春聞其名
召輅相見時有坐客百餘人皆能言之
士輅謂子春曰
輅年幼胆氣未堅請先以酒三升飲而後言
以兵戰者以酒壯胆以
子春奇之遂與酒三升飲畢
輅問子春今欲與輅為對者
若府君四座之士耶
子春曰
吾自與卿旗鼓相當於是與輅講論
易理輅疊疊而談
言言精爽子春反復辨難輅應對如流
從曉至暮酒食不行
昔人清談
子春及眾賓客無不嘆服于是天
下號為神童
後有居民郭恩者兄弟三人皆得愛疾請輅卜之
輅曰
卦中有君家本墓中女鬼非君伯母即叔母也昔飢荒
之年謀數升米之利推之落井
以大石壓破其頭
孤魂痛苦自訴于天
故君兄弟有此報不可讓也
昔報聞之若想起並費
郭恩等涕泣伏罪
安平太守王基知輅神卜
延輅至家
適信都令妻常患頭風
正與曹操其子又患心痛
若曹操不是心
痛當是心因請輅卜之
輅曰
此堂之西角有二元屍一男持矛一男持弓箭
頭在壁內脚在壁外持矛者主刺頭
故頭痛持
弓箭者主刺胸腹
故心痛乃掘之
入地八尺果有二棺一棺中有矛一棺中有角弓及箭
木俱已朽爛輅令徒骸骨去城外
十里埋之妻與子俱無恙
又以下治病則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與太守輅往送行
客言輅能射覆
諸葛原不信
暗取燕卵蜂窠
蜘蛛三物分置三盒之中
令輅卜之
卦成各寫四句於盒上
其一曰
含氣須變依乎堂宇
雖雄以形羽翼舒張
此燕卵也
其二曰
家室倒懸門戶眾多
藏精蓄毒得秋乃化
此蜂窠也
其三曰
殼跡長足吐絲成羅
結網求食利在昏夜
此蜘蛛也
滿座驚

仍從文之
管其書
取紀章
等謀反
誅大為
正之日
正之日
之春不
死之春
十古
或謂計
管轄不
言言不
預防不
中而五
其平管
一醫一
而于吉
門忠義
紀母乃
及吉平
醫乎不
善格等
五臣之
火數也
善操也
數也之
說也之
復定但
州則當

之輅但笑而不答。操令輅追相文武官僚。輅曰：皆治世之臣。皆忠世之奸。雖也管轄不肯直言。操問休咎。皆不肯盡言。後人有詩贊管輅曰：

平原神卜管公明。

能算南辰北斗星。

八卦幽微通鬼竅。

六爻玄奧究天庾。

預知相法應無壽。

自覺心源極有靈。

可惜當年奇異術。

後人無復授遺經。

操令卜東吳西蜀二處。路設卦云：東吳主亡一大將。西蜀有兵犯界。操不信。忽合肥報來。東吳陸口守將魯肅身故。操大驚。便差人往漢中探聽消息。不數日。飛報劉玄德遣張飛馬超兵屯下辨取關。操一聞。操大怒。便欲自領大兵。再入漢中。令管輅卜之。輅曰：大王未可妄動。來春許都必有火災。伏下。操見輅言果驗。故不敢輕動。留居鄴郡。使曹

洪領兵五萬。往助夏侯淵張郃。同守東川。又差夏侯惇領兵三萬。於許都來往巡警。以備不虞。又教長史王必總督御林軍馬。主簿司馬懿曰：王必嗜酒性寬。恐不堪任此職。操曰：王必是孤披荆棘。歷艱辛。時相隨之人。忠而且勤。心如鐵石。最足相當。遂委王必。領御林軍馬。屯於許昌東華門外。時有一人。姓耿名紀。字季行。洛陽人也。舊為丞相府掾。後遷侍中

少府。與司馬直韋見甚厚。見操進封王爵。出入用天子車服。心甚不平。與董承等七人見許。時建安二十三年春正月。後

耿取紀與韋見密議曰：操賊奸惡日甚。將來必為篡逆之事。吾等為漢臣。豈可同惡相濟。韋見曰：吾有心腹人。姓金名禕。乃

漢相金日磾之後。全日磾之後。與馬伏。素有討賊之心。更兼與王必甚厚。若得同謀。大事濟矣。耿紀曰：他既與王必交厚。豈

肯與我等同謀乎。韋見曰：且往說之。看是如何。於是二人同至金禕宅中。禕接入後堂坐定。見曰：德律與王長史甚厚。吾二

人特來告求。便如禕曰：所求何事。見曰：吾聞魏王早晚受禪。將登大寶。公與王長史必高。望不相棄。曲賜提提。感德非淺

以禕之言。禕拂袖而起。適從者捧茶至。便將茶潑於地下。見伴驚曰：德律故人。何薄情也。禕曰：吾與汝相交。為汝等是漢朝

宰臣之後。今不思報本。反欲從造反之人。吾有何面目與汝為友乎。出本。二人來。耿紀曰：奈天數如此。不得不為耳。正說。再用

詭譎大怒。耿紀韋見見禕果有忠義之心。乃以實情相告曰：吾等本欲討賊。來求足下。前言特相試耳。禕曰：我累

世漢臣。安能從賊。公等欲扶漢室。有何高見。見曰：雖有報國之心。未有討賊之計。禕曰：吾欲裏應外合。殺了王必。奪其兵權

匡扶社稷。更結劉皇叔為外援。操賊可滅矣。禕曰：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

仇。見居城外。可用為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

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

仇。見居城外。可用為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

二人聞之。撫掌稱善。禕曰：吾有心腹二人。與操賊有殺父之

仇。見居城外。可用為羽翼。耿紀問是何人。禕曰：太醫吉平之子。長名吉邈。字文然。次名吉穆。字思然。操昔日為董承衣帶詔

耿紀精忠韋冕賢 各持空手欲扶天

誰知漢祚相將盡 恨滿心胸長九泉

夏侯博盡斬五家老小宗族。將百官解赴鄆郡。曹操於教場立紅旗於左。白旗於右。下令曰。耿紀韋冕等造反。放火焚許都。汝等亦有出救火者。亦有閉門不出者。如曾救火者。可立於紅旗下。如不曾救火者。可立於白旗下。眾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罪。於是多奔紅旗之下。三停內只有一停。立於白旗之下。操教盡立於紅旗下者。眾官各言無罪。操曰。汝當時之心。非是救火。竟欲助賊耳。盡命牽出漳河邊斬之。死者三百餘員。老賊至此心愈毒手愈辣矣其立於白旗下者。盡皆賞賜。仍令還許都。時王必已被箭創發。而元操令厚葬之。令曹休統督御林軍。馬鍾錄為相國。華歆為御史大夫。遂定侯爵。六等十八級。關西侯爵十七級。皆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銀印龜組墨綬。五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組綬。定爵封官。朝廷又換一班人物。更改愈是。曹操方悟管輅火災之說。遂重賞輅。輅不受。以上按許昌一迎却說曹洪領兵到漢中。令張郃夏侯淵各據險要。圍之。先遣曹洪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等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辨。令吳蘭為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曹洪親自進兵拒敵。時張飛自與雷同等守把巴西。馬超兵至下辨。令吳蘭為先鋒。領兵哨出。正與曹洪軍相遇。吳蘭欲退。將任夔曰。賊兵初至。若不先挫其銳氣。何顏見孟起乎。於是驤馬提鎗。擲曹洪戰。洪自提刀躍馬而出。交方三合。斬夔於馬下。將有大敵。乘勢掩殺。吳蘭大敗。回見馬超。起責之曰。汝不得吾令。何敢輕敵致敗。吳蘭曰。任夔不聽吾言。故有此敗。馬超曰。可緊守隘口。勿與交鋒。一面申報成都。聽候行止。曹洪見馬超連日不出。恐有詐謀。引軍退回南郡。張郃來見曹洪。問曰。將軍既已斬將。如何退兵。洪曰。我見馬超不出。恐有別謀。且吾在郡郡。聞神卜管輅有言。當於此地折一員大將。吾疑此言。故不敢輕進。張郃大笑曰。將軍行兵半生。今奈何信卜者之言。而惑其心哉。不信卜亦郃雖不才。願以本部兵取巴西蜀郡。若得巴西。蜀郡易耳。洪曰。巴西守將張飛。非比等閒。不可輕敵。張郃曰。人皆怕張飛。吾視之如小兒耳。但云彼丈夫。丈夫大敵。小兒只怕這個老張也。此去必擒之。洪曰。倘有疎失。若何。郃曰。甘當軍令。洪收了文狀。張郃進兵。正是自古驕兵多致敗。從來輕敵少成功。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四回

猛張飛智取瓦口隘

老黃忠計奪天蕩山

却說張郃引兵三萬。向分三寨。各傍山險。一名岩渠寨。一名石頭寨。一名蕩石寨。當日張郃於三寨中。各分兵一半。去取巴西。留一半守寨。早有探馬報到巴西。說張郃引兵來了。張飛急喚雷同等議曰。關中地惡山險。可以埋伏。將軍引兵出戰。我出奇兵相助。即可擒矣。按分三寨。此合兩路以相對。將名雷同等用兵。却不雷同。張飛撥精兵五千。與雷同去訖。飛自引兵一萬。離關中三十里。與張郃

相邀兩軍排開張飛出馬單搦張郃卻提鎗縱馬而出張郃與張飛同姓與趙雲同姓戰到三十餘合郃後軍忽然喊起原來望

見山背後有蜀兵旂旗故此擾亂雷同伏兵張郃不敢戀戰撥馬回走張飛從後掩殺前面雷同又引兵殺出兩下夾攻郃

兵大敗張飛雷同連夜追襲直趕至岩渠山張郃仍舊分兵守住三寨多置播木砲石堅守不戰張飛離岩渠十里下寨次日

引兵搦戰郃在山上大吹大擂飲酒並不下山將為張飛飲酒張飛令軍士大罵郃只不出雷同驅軍士上山山上播木

砲石打將下來雷同急退蕩石蒙頭兩寨兵出殺敗雷同次日張飛又去搦戰張郃又不出飛使軍士百般辱罵郃在山上

亦罵雷同此亦罵不是張飛尋思無計可施相拒五十餘日飛在山前扎住大寨每日飲酒飲至大醉坐於山前辱罵雷同

酒成都是較量玄德差人搗軍見張飛終日飲酒使者回報玄德玄德大驚忙來問孔明孔明笑曰原來如此軍前恐無好

笑曰主公與翼德做了許多年兄弟還不知其為人耶翼德自來剛強然前於收川之時義釋嚴顏此非夢人所為也又將六

中事今與張郃相拒五十餘日酒醉之後便坐山前辱罵旁若無人此非貪杯乃敗張郃之計耳在徐州時是真醉今已西

明曰玄德曰雖然如此未可托大可使魏延助之孔明令魏延解酒至軍前車上各插黃旗大書軍前公用美酒酒新魏延

領酒解到寨中見張飛傳說主公賜酒飛拜受訖分付魏延雷同各引一枝人馬為左右翼只看軍中紅旗起便各進兵

今教將酒排列帳下令軍士大開旂鼓而飲酒地妙有細作報上山來張郃自來山頂觀望見張飛坐於帳下飲酒令二卒於

面前相撲為戲酒地妙下郃曰張飛欺我太甚傳令今夜下山劫飛寨令蒙頭蕩石兩寨皆出為左右援當夜張郃乘月色

微明引軍從山側而下運到寨前遙望張飛大明燈燭正在帳中飲酒飛親自請飲張郃大喊一聲山頭擂鼓相助直殺

入中軍但見張飛端坐不動張郃驟馬至面前一鎗刺倒飛親自請飲張郃一却是個草人張郃的假張飛是元張飛

急勒回馬時帳後連珠砲起一將當先攔住去路圓睜環眼聲若巨雷乃張飛也挺牙躍馬直取張郃兩將在火光中戰到

三五十合張郃只盼兩寨來救誰知兩寨救兵已被魏延雷同二將殺退就勢奪了二寨張郃不見救兵至正沒奈何又見

山上火起已被張飛後軍奪了寨柵張郃三寨俱失三寨之失只得奔瓦口關去了張飛大獲全勝美酒五十釐當報入成

都玄德大喜方知翼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方知解張飛却說張郃退守瓦口關三萬兵已折了二萬遣人問曹洪

求救洪大怒曰汝不聽吾言強要進兵失了緊要隘口却又來求救遂不肯發兵使人催督張郃出戰郃心慌前日開大

口今日也

求救

求救

求救

求救

玄德聞知請軍師商議孔明聚眾將於堂上問曰今葭萌關緊急必須關中取翼德方可退張郃也法正曰今翼德兵屯瓦

口鎮守門中亦是緊要之地不可取回帳下諸將內選一人去破張郃孔明笑曰張郃乃魏之名將非等閒可比除非翼德

無人可當孔明之法忽一人厲聲而出曰軍師何輕視眾人耶吾雖不才願斬張郃首級獻於麾下眾視之乃老將黃忠也

孔明曰漢升雖勇爭奈年老恐非張郃對手孔明之法忠聽了白鬚倒豎而言曰某雖老兩臂尚開三石之弓渾身尚

有千斤之力豈不足敵張郃匹夫耶孔明曰將軍年近七旬如何不老孔明之法忠超步下堂取架上大刀輪動如飛壁上硬

弓連拽折兩張孔明之法孔明曰將軍要去誰為副將忠曰老將軍嚴顏可同我去孔明之法黃忠請嚴顏為副大有意思倘有疏虞

先納下這白頭孔明之法玄德大喜即時令黃忠嚴顏去與張郃交鋒趙雲諫曰今張郃親犯葭萌關軍師休為兒戲若葭萌關

一失益州危矣何故以二老當此大敵乎孔明之法忠一則疑其老一則疑其不若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立奇功以服

此二人手內可得趙雲等各各哂笑而退却說黃忠嚴顏到關上孟達霍峻見了心中亦笑孔明欠調度是這般緊要去處

如何只叫兩個老的來孔明之法黃忠謂嚴顏曰你見諸人動靜麼他笑我二人年老今可立奇功以服

眾心孔明之法嚴顏曰願聽將軍之命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兵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

不識羞尚欲出戰耶孔明之法嚴顏曰願聽將軍之命兩個商議定了黃忠引兵下關與張郃對陣張郃出馬見了黃忠笑曰你許大年紀猶

遂拍馬向前與張郃決戰二馬相交約戰二十餘合忽然背後喊聲大起原來是嚴顏從小路抄在張郃軍後兩軍夾攻張

郃大敗連夜趕去張郃兵退八九十里黃忠嚴顏收兵入寨俱各按兵不動曹洪聽知張郃輸了一陣又欲見罪郭淮曰張

郃被追必投西蜀今可遣將助之就如監臨使不生外心孔明之法曹洪從之即令夏侯惇之姪夏侯尚並降將韓玄之弟

韓浩二人引五千兵前來助戰二將即時起行到張郃寨中問及軍情郃言老將黃忠甚是英雄更有嚴顏相助不可輕敵

此時孔明之法韓浩曰吾在長沙知此老賊利害他和魏延獻了城池吾親兄今既相遇必當報仇孔明之法遂與夏侯尚領

新軍離寨前進原來黃忠連日哨探已知路徑嚴顏曰此去有山名天蕩山上乃是曹操屯糧之所若取得那個去處斷

其糧草漢中可得也孔明之法韓忠曰將軍之言正合吾意可與吾如此如此嚴顏依計自引一枝軍去了孔明之法却說黃忠聽知夏侯尚韓浩來遂引軍馬出營韓浩在陣前大罵黃忠無義老賊拍馬挺槍來取黃忠夏侯尚便出夾攻黃忠力戰二將各關十餘合黃忠收走二將趕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忠又草創一營次日夏侯尚韓浩趕來忠又出戰不數合

又敗走讀者至此試按卷

二將又趕了二十餘里，奪了黃忠營寨。喚張郃守後寨，郃來前寨諒曰：黃忠連退二日，於中必有

詭計。夏侯尚叱張郃曰：你如此胆怯，可知屢次戰敗，今再休多言。看我二人立功，張郃羞赧而退。次日二將又戰，黃忠又敗

退二十里。二將連趕上。次日二將兵出黃忠營風而逃，連敗數陣，輒直退在關上。二將扣關下寨，黃忠堅守不出。孟達暗

地發書申報玄德，說黃忠連敗數陣，見今退在關上。玄德慌問孔明曰：孔明曰：此乃老將驕兵之計也。其後許所加之黃忠詐

趙雲等不信。玄德差劉封至關上接應黃忠，忠與封相見，問劉封曰：小將軍來何意？封曰：父親得知將軍屢戰，故差某來

忠笑曰：此老夫驕兵之計也。與孔明如看今夜一陣，可盡得諸寨，奪其糧草馬匹。此是借寨與彼屯輜重耳。以空寨誘定今

夜留霍將軍守關，孟將軍可與我搬糧草，奪馬匹。小將軍看我破敵。等得定并得到是夜二更，忠引五千軍開關直下，原

來夏侯尚、韓浩二將，連日見關上不出，盡皆荒急，被黃忠破寨直入，人不及用馬不及鞍，二將各自逃命而走。軍馬自相踐

踏，死者無數。比及天明，連奪三寨，寨中丟下軍器馬匹無數。盡殺孟達，搬運入關。黃忠催軍馬隨後而進，劉封曰：軍士力困

可以暫歇。忠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策馬先進。策馬先進士卒皆努力向前，張郃進兵，反被自家敗兵沖動，都屯扎不住。

望後而走，盡棄了許多寨柵，直奔至漢水旁。張郃尋見夏侯尚、韓浩，議曰：此天蕩山，乃糧草之所，更接米倉山，亦屯糧之地。

是漢中軍士養命之源，倘有疎失，是無漢中也。當思所以保之。魏廷送酒張郃夏侯尚曰：米倉山有吾叔夏侯淵，分兵守

護，那裡正接定軍山，不必憂慮。誰知可慮天蕩山有吾兄夏侯德鎮守，吾等宜往投之，就保此山。於是張郃與二將連夜投

天蕩山來，見夏侯德，具言前事。夏侯德曰：吾此處屯十萬兵，你可引去，復取原寨。郃曰：只宜堅守，不宜妄動。忽聽山前金鼓

大振，人報黃忠兵到。夏侯德大笑曰：老賊不諳兵法，只恃勇耳。誰知不專恃勇郃曰：黃忠有謀，非止勇也。魏廷德曰：川兵

遠涉而來，連日疲困，更兼身入重地，此無謀也。郃曰：亦不可輕敵。且宜堅守。韓浩曰：願借精兵三千，當無不克。德分兵

與浩下山，黃忠整兵來迎。劉封諒曰：日已西沈矣。軍士遠來勞困，且宜暫息。少年劉似忠笑曰：不然。此天賜奇功，不取是逆

天也。言畢，鼓譟大進。韓浩引兵來戰，黃忠揮刀直取浩，只一合，斬浩于馬下。虎子矣蜀兵大喊，殺上山來。張郃夏侯尚急

引兵來迎，忽聽山後大喊，火光冲天而起。上下通紅，夏侯德提兵來救火時，正遇老將嚴顏，手起刀落，斬夏侯德于馬下。原

來黃忠預先使嚴顏引軍埋伏於山僻處，只等黃忠兵到，却來放火。柴草堆上一齊點着，烈焰飛騰，照耀山峪。此處妨嚴

顏既斬夏侯德，從山後殺來。張郃夏侯尚前後不能相顧，只得棄了天蕩山，望定軍山投奔夏侯淵去了。失了兩黃忠嚴顏

守住天蕩山。捷音飛報成。都玄德聞之。聚眾將慶嘉。法正曰。昔曹操降張魯。平漢中。不因此時以圖巴蜀。乃留夏侯淵張郃二將屯守。而自引大軍北還。此失計也。今張郃新敗。天蕩失守。主公若乘此時。統大兵親往征之。漢中可定也。既定漢中。然後練兵積粟。觀變伺隙。進可討賊。退可自守。此天與之時。不可失也。得人亦得地利玄德孔明乃深然之。遂傳令趙雲張飛為先鋒。玄德與孔明親自引兵十萬。擇日往漢中進發。傳檄各處嚴加防守。時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吉日。玄德大軍出葭萌關下營。召黃忠嚴顏到寨厚賞之。玄德曰。人皆言將軍老矣。惟軍師獨知將軍之能。今果立奇功。但今定軍山乃南鄭保障。糧草積聚之所。若得定軍山。陽平一路不足慮矣。將軍選取定軍山否。黃忠慨然允諾。便要領兵前去。孔明急止之。曰。老將軍雖勇。然夏侯淵非張郃之可比也。又淵反淵深通韜略。善曉兵機。曹操倚之為西涼藩籬。先曾屯兵長安。拒馬孟起。八回中今又屯兵漢中。操不托他人。而獨托淵者。以淵有將才也。今將軍雖勝張郃。未必能勝夏侯淵。吾欲酌量一人去。荆州替關將軍來。方可敵之。前借飲張飛曰。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八十乎。若果此說則淵必死忠奮然答曰。昔廉頗年八十。尚食斗米肉十斤。諸侯畏其勇。不敢侵犯。趙界。何況黃忠未及八十乎。公向是平少軍師言吾老。吾今並不用副將。只將本部兵三千人去。立新夏侯淵首級。納於麾下。孔明再三不答。到底是黃忠只是要去。孔明曰。既將軍要去。吾使一人為監軍同去。若何。正是請將須行。汝將法。少年不若老年人。未知其人是誰。且看下文分解。

第七十一回

占對山黃忠違待勢

據漢水趙雲寡勝眾

却說孔明分付黃忠。你既要去。吾教法正助你。凡事計議而行。妙法家吾隨後撥人馬來接應。黃忠應允。和法正領本部兵去了。孔明告玄德曰。此老將不用言語激他。雖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須撥人馬前去接應。乃喚趙雲將一枝人馬。從小路出奇兵接應。黃忠黃忠勝不必出戰。倘忠有失。即去救應。今以趙雲助黃忠。是以壯助夫。又遣劉封孟達引三千兵於山中險惡處。多立旌旗。以壯我兵之聲勢。令敵人驚疑。三人各自領兵去了。為後文又差人往下辦。授計於馬超。令他如此而行。此處不說明為後文又差嚴顏往巴西閬中守隘。督張飛魏延來同取漢中。為後文張飛却說張郃與夏侯尚來見夏侯淵。說天蕩山已失。折了夏侯德韓浩。今聞劉備親自領兵來取漢中。可速奏魏王。早發精兵猛將。前來接應。夏侯淵便報知曹洪。以上按下面洪星夜赶到許都。稟知曹操。操大驚。急聚文武商議。發兵救漢中。長史劉曄進曰。漢中若失。中原震動。大王休辭勞苦。必須親自征討。操自悔曰。恨當時不用卿言。以致如此。此忙傳令。起兵四十萬親征。時

一殿閣文
乘極不相
相與相成
中來見官
此也前卷
與此勝方
取之戰事
耳金鼓聲
耳與之戰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武功之內

建安二十三年秋七月也曹操分兵三路而進前部先鋒夏侯惇操自領中軍使曹休押後三軍陸續起行操騎白馬金鞍
玉帶繡衣武士手執大紅羅領全傘蓋左右金瓜銀鉞燈棒戈矛打日月龍鳳旌旗護駕龍虎官軍二萬五千分為五隊每
隊五千按青黃赤白黑五色旂旛甲馬並依本色光輝燦爛極其雄壯借稱王旗之後兵出潼關操在馬上望見一簇林木
極其茂盛問近侍曰此何處也答曰此名藍田藍田有五人在馬林木之間乃蔡邕莊也今邕女蔡琰與其夫董紀居此原來操
與蔡邕相善蔡邕事至此已臨數十先時其女乃衛道珩之妻彼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茄十八拍流入中原此
是地妙好詞曰必于關中與前文先時其女乃衛道珩之妻彼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茄十八拍流入中原此
與曹操相善蔡邕事至此已臨數十先時其女乃衛道珩之妻彼被北方擄去於北地生二子作胡茄十八拍流入中原此
為妻當日到莊前因想起蔡邕之事令軍馬先行操引近侍百餘騎到莊門下馬時董紀出仕於外止有蔡琰在家琰聞操
至忙出迎接操至堂琰行禮畢侍立於側操偶見壁間懸一碑文圖軸起身觀之問於蔡琰曰此乃曹娥之碑也女子口中
未女子昔和帝時上虞有一巫者名曹盱能婆娑樂神五月五日醉舞舟中墮江而死其女年十四歲遂江啼哭七晝夜跳入
江中後五日負父之屍浮于江面里人葬之於江邊上虞今度尚奏聞朝廷表為孝女昔有姓曹的孝女今有姓曹度尚令
邯鄲淳作文刻碑以記其事時邯鄲淳年方十三歲文不加點一揮而就又提一立石墓側時人奇之妻父蔡邕聞而往觀
時已日暮乃于暗中以手摸碑文而讀之手能看文非手中有索筆大書八字於其背後人鑄石並鑄此八字操讀此八字
云黃絹幼婦外孫養白青操問琰曰汝解此意否琰曰雖先人遺筆妾寔不解其意春珠取慧自能省得其操回顧眾謀士
曰汝等解否眾皆不能答於內一人出曰某已解其意操視之乃主簿楊修也操曰卿且勿言容吾思之遂辭琰引眾出莊
上馬行三里忽省悟味笑謂修曰卿試言之修曰此隱語耳黃絹乃顏色之然也色旁加絲是絕字幼婦者乃少女也女旁
少字是妙字天下之妙無有過于幼婦者不獨外孫乃女之子也女旁子字是好字養白乃受五辛之器也受旁加辛是辭
字總而言之是絕妙好辭四字操大驚曰正合孤意眾皆歎美楊修才識之敏百世中乃夫此不一日軍至南鄭曹洪接
着備言張郃之事操曰非郃之罪勝負乃兵家常事耳洪曰目下劉備使黃忠攻打定軍山夏侯淵知大王兵至固守未曾
出戰操曰若不出戰是示懦也便差人持節到定軍山教夏侯淵進兵劉曄諫曰淵性太剛恐中奸計操乃作手書與之使
命持節到淵營淵接入使者出書淵折視之略曰
凡為將者當以剛柔相濟不可徒恃其勇若但任勇則是一夫之敵耳吾今屯大軍於南鄭欲觀卿之妙才勿辱二字可

軍却按兵不動待他倦怠無備我却舉起紅旗將軍便下山擊之以逸待勞必可取勝曹操出兵有五色旗今法正只忠大喜從其計却說杜襲引軍退回見夏侯淵說黃忠奪了對山淵大怒曰黃忠占了對山不容我不出戰張郃諫曰此乃法正之謀也將軍不可出戰只宜堅守張郃此時淵曰占了吾對山觀吾虛是如何不出戰郃苦諫不聽淵分軍圍住對山大罵挑戰法正在山上舉起白旗任從夏侯淵百般辱罵黃忠只不出戰午時以後法正見曹兵倦怠銳氣已墮多下馬坐息乃將紅旗招颺鼓角齊鳴喊聲大作黃忠一馬當先馳下山來猶如天崩地塌之勢夏侯淵措手不及被黃忠趕到麾蓋之下大喝一聲有如雷吼淵未及相迎黃忠寶刀已落連頭帶肩砍為兩段夏侯淵才絕于此後人有詩讚黃忠曰

蒼頭臨大敵

皓首逞神威

力赴雕弓發

風迎雪刃揮

雄聲如虎吼

駿馬似龍飛

猷謀功勳重

開疆展帝畿

黃忠斬了夏侯淵曹兵大潰各自逃生黃忠乘勢去奪定軍山張郃領兵來迎忠與陳式兩下夾攻混殺一陣張郃敗走忽然山旁閃出一彪人馬擋住去路為首一員大將大叫常山趙子龍在此得定元張郃大驚引敗兵奔路望定軍山而走只見前面一枝兵來迎乃杜襲也襲曰今定軍山已被劉封孟達奪了劉封孟達在杜襲口中點出數郃大驚遂與杜襲引敗兵到漢水扎營一面令人飛報曹操操聞淵死放聲大哭方悟管輅所言三八縱橫乃建安二十四年也黃猪還虎乃歲在己亥正月也定軍山之南乃定軍山之南也傷折一殿乃淵與操有兄弟之親情也曹操占領至此方悟則知蔡邕明文八字魏王手書一封為離命文者耳操令人尋管輅時不知何處去了操深恨黃忠又有故操遂親統大軍來定軍山與夏侯淵報仇令徐晃作先鋒行到漢水張郃杜襲接着曹操二將曰今定軍山已失可將米倉山糧草移於北山寨中屯積然後進兵曹操依允却說黃忠斬了夏侯淵首級來報前關上見玄德前我報年時願納下一關玄德大喜加忠為征西大將軍設宴慶賀忽牙將張著來說曹操自引大軍二十萬來與夏侯淵報仇目今張郃在米倉山搬運糧草移于漢水北山脚下孔明曰今操引大軍至此恐糧草不敷故勒兵不進若得一人深入其境燒其糧草奪其輜重則操之銳氣挫矣直與為操斬黃忠曰老夫願當此任孔明曰操非夏侯淵比不可輕敵又開反玄德曰夏侯淵雖是給帥乃一勇夫耳安及張郃若斬得張郃勝斬夏侯淵十倍也忠奮然曰吾願往斬之孔明曰汝可與趙子龍同領一枝兵去凡事討議而行看誰立功以忠應允便行孔明就令張著為副將同去雲謂忠曰今操引二十萬眾分屯十營將軍在主公前要去燒糧非小可之事將軍當用何策

忠曰：看我此去如何？雲曰：等我先去。忠曰：我是主將，你是副將，如何爭先？雲曰：我與你都一般為主公出力，何必計較？我二人拈鬚拈着的先去。忠依允。當時黃忠拈着先去。拈者亦雲曰：既將軍先去，某當相助。可約定時刻。如將軍依時而還，某按兵不動。若將軍過時而不還，某即引軍來接應。忠曰：公言是也。於是二人約定午時為期。黃忠斬及侯淵妙在脫刻。雲回本寨謂部將張翼曰：黃漢升約定明日去劫糧草。若干刻不回，我當往助。吾營前臨溪水，地勢危險。我若去時，汝可謹守寨柵。不可輕動。張翼應諾。却說黃忠回到寨中，謂副將張郃曰：我斬了夏侯淵，張郃已長胆。我明日領兵去劫糧草，只留五百軍守營，你可助吾。今夜三更盡皆飽食，四更離營，殺到北山脚下。先捉張郃，後劫糧草。各人分付自家副將趙雲，極其精細。黃忠極其勇往。張郃依令當下黃忠領人馬在前，張郃在後，偷過淡水，直到北山之下。東方日出，見糧積如山，有些少軍士看守。見蜀兵到，盡棄而走。黃忠教馬軍一齊下馬，取柴堆於米糧之上，正欲放火。張郃兵到，與忠混戰一處。曹操聞知，急令徐晃接應。晃引兵前進，將黃忠困在垓心。張郃引三百軍走脫，正要回寨，忽一枝兵撞出，攔住去路，為首大將，乃是文聘。後面曹兵又至，把張郃圍住。却說趙雲在營中，看看午時已過，不見黃忠回來，忙披掛上馬，引三千軍向前接應。臨行謂張翼曰：汝可堅守寨柵，兩壁廂多設弓弩，以為準備。此時已預算退步，翼連聲應諾。雲提鎗驟出，直殺往前去。迎面一將擋住，乃文聘部將慕容烈也。拍馬舞刀來迎。趙雲被雲手起一鎗刺死。曹兵敗走。雲直殺入重圍，一枝兵截住，為首乃魏將焦炳。雲喝問曰：蜀兵何在？炳曰：已殺盡矣。雲大怒，驟馬一鎗，又刺死焦炳。前寫黃忠，此寫趙雲。殺散餘兵，直至北山之下。見張郃徐晃二人圍住黃忠。軍士被困多時，雲殺入重圍，大喊一聲，挺鎗驟馬，左冲右突，如入無人之境。那鎗渾身上下，若舞梨花，偏體紛紛，如飄瑞雪。張郃徐晃二人胆戰不敢迎敵。雲救黃忠出，且戰且走。所到之處，無人敢阻。操於高處望見，驚問眾將曰：此何人也有識者告曰：此乃常山趙子龍也。操曰：昔日當陽長坂英雄尚在，前赴即傳令曰：所到之處，不許輕敵。趙雲救了黃忠，殺退重圍，有軍士指曰：東南上圍的必是副將張着。雲不本陣，遙望東南殺來。所到之處，但見常山趙雲四字旗號。曾在當陽長坂知其勇者，互相傳說。盡皆迷信。先聲奪人，又為前事道深。此在眾人眼中，寫趙雲。又救了張着。曹操見雲東冲西突，所向無前，莫敢迎敵。此又在曹操眼中，寫趙雲。救了黃忠，又救了張着。曹操大怒，自領左右將士來趕趙雲。雲已殺回本寨。部將張翼接着，望見後面塵起，知是曹兵追來，即謂雲曰：追兵漸近，可令軍士閉上寨門。上敵樓防護。雲喝曰：休關寨門。汝豈不知吾昔在當陽長坂時，單鎗匹馬，視曹兵八十三萬如草芥。今有兵有將，又何懼哉？遂令弓弩手於寨外壕中埋伏，將營內旂號盡皆倒偃。金鼓不鳴，雲匹馬單鎗立於營門之外。

雲插連以樹枝結于馬尾，極作有兵之狀。今趙却說張郃見領兵追至蜀寨，天色已暮，見寨中偃旗息鼓，又見趙雲匹馬單鎧，立於營外，寨門大開，二將不敢前進，正疑之間，曹操親到，急催督眾軍向前，眾軍聽令，大喊一聲，殺奔營前，見趙雲全無不動，曹兵翻身就回。趙雲把鎗一指，壕中弓箭齊發，時天色黑，不知蜀兵多少，操撥馬回走，只聽背後喊聲大振，鼓角齊鳴，蜀兵趕來，曹兵自相踐踏，擁到漢水河邊，落水死者不知其數。子龍一人有胆，曹操二十餘人皆無胆。操棄了北山糧車，忙回南鄭，徐晃攔急，操正奔走，忽劉封、孟達率二枝兵從米倉山路殺來，放火燒糧車，兩會來，操棄了北山糧車，忙回南鄭，徐晃攔卻，扎脚不住，亦棄本寨而走。趙雲占了曹寨，黃忠奪了糧車，漢水所得軍器無數，大獲勝捷，差人去報玄德，玄德遂同孔明前至漢水，問趙雲的步卒曰：子龍如何廝殺軍士，將救黃忠，據漢水之事，細述一遍，玄德大喜，看了山前山後險峻之路，欣然謂孔明曰：子龍一身都是胆也。姜維胆大如卵，猶是身包胆耳。子龍後人有詩讚子龍曰：昔日戰長坂，威風猶未減。突陣顯英雄，被圍施勇敢。一身都是胆。

昔日戰長坂

威風猶未減

突陣顯英雄

被圍施勇敢

一身都是胆

於是玄德號子龍為虎威將軍，大募兵士，歡宴至晚，忽報曹操復遣大將，從斜谷小路而來，進取漢水。玄德笑曰：操此來無能為也，我料必得漢水矣。乃率兵於漢水之西以迎之。只因子龍有胆，玄操命徐晃為先鋒，前來決戰，帳前一人出曰：某深知地理，願助徐將軍去破蜀操視之。乃巴西嚴梁人也，姓王名平，字子均，見充牙門將軍，操大喜，遂命王平為副先鋒，相助徐晃，操屯軍於定軍山，北徐晃王平引兵至漢水，晃令前軍渡水列陣，平曰：兵若渡水，倘要急退，如之奈何？晃曰：昔韓信背水為陣，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也。恰與後文韓信相照。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蜀兵，正是魏人妄意，否。黃忠趙雲誠非陣法之比。晃曰：汝可引步軍拒敵，看我引馬軍破之，遂令搭起浮橋，隨即過河，來戰蜀兵，正是魏人妄意，宋韓信，蜀將那知是子房，未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諸葛亮智取漢中

曹阿瞞兵退斜谷

却說徐晃引軍渡漢水，王平苦諫不從，渡過漢水，扎營。黃忠趙雲告玄德曰：某等各引本部，去迎曹兵，玄德應允。二人引兵而行，忠謂雲曰：今徐晃恃勇而來，且休與敵，待日暮兵疲，你我分兵兩路擊之可也。即法正教雲然之。各引一軍，據住寨柵，徐晃引兵從辰時搦戰，直至申時，蜀兵不動，晃盡教弓弩手向前，望蜀營射去。黃忠謂趙雲曰：徐晃今弓弩射者，其軍必

疑之自疑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之也於于

則非能疑

將退也可乘勢擊之言未已人報曹兵後隊果然退動於是蜀營鼓聲大振黃忠領兵左出趙雲領兵右出兩下夾攻徐晃

大敗軍士追入漢水死者無數是日置之死地而後生今晃免戰得脫回營責王平曰汝見吾軍勢將危何不救平曰吾

若來救此寨亦不能保我曹諫公休去公不肯聽以致此敗晃大怒欲殺王平平當下引本部軍就營中放起火來曹兵大

亂徐晃棄營而走王平渡漢水來投趙雲雲引見玄德大喜曰孤得王子均取漢水無疑矣遂命

王平為偏將軍領鄉導使曹操迷了一却說徐晃逃回見操說王平反去降劉備矣操大怒親統大軍來奪漢水寨柵趙雲

恐孤軍難立遂退於漢水之西南軍隔水相拒玄德與孔明來觀形勢孔明見漢水上流頭有一帶土山可伏千餘人乃回

到營中喚趙雲分付汝可引五百人皆帶鼓角伏於土山之下或半夜或黃昏只聽我營中砲响砲响一番搥鼓一番只

要出戰麻之子龍受計去了孔明却在高山上暗窺次日曹兵到來搥鼓蜀營中一人不出弓弩亦都不發曹兵自回當

夜更深孔明見曹營燈火方息軍士歇定遂放砲子龍聽得令鼓角齊鳴曹兵驚慌只疑劫寨及至出營不見一軍但聞

擊鼓其聲方變回營欲歇號砲又响鼓角又鳴吶喊震地山谷應聲吶喊而攻之曹兵徹夜不安一連三夜如此驚疑操心

怯拔寨退三十里就空洲處扎營光賊不孔明笑曰曹操雖知兵法不知詭計遂請玄德親渡漢水背水結營於是背水而

背水玄德問計孔明曰可如此如此曹操見玄德背水下寨心中疑惑使人下戰書孔明批來日決戰次日兩軍會於中路

五界山前列成陣勢操出馬立于門旗下兩行布列龍鳳旌旗搥鼓三通喚玄德答話玄德引劉封孟達並川中諸將而出

操揚鞭大罵曰劉備忘恩負義反叛朝廷之賊玄德曰吾乃大漢宗親奉詔討賊汝上弑母后自立為王僭用天子鑿與非

反而何自面誦衣帶詔之後劉封又笑操怒命徐晃出馬來戰劉封出迎交戰之時玄德先走入陣封敵見不佳撥馬便走

操下令捉得劉備便為西川之主大軍一齊吶喊殺過陣來蜀兵望漢水而走盡棄營寨馬匹軍器丟滿道一曹兵皆爭取

操急鳴金收軍眾將曰其等正待捉劉備大王何故收兵操曰吾見蜀兵背漢水安營其可疑一也多棄馬匹軍器其可疑

二也可急退軍休取衣物遂下令曰妄取一物者立斬火速退兵曹兵方回頭時孔明號旂舉起玄德中軍領兵使出黃忠

左邊殺來趙雲右邊殺來俱在上文如曹兵大潰而逃孔明連夜追趕操傳令軍回南鄭只見五路火起原來魏延張飛得

嚴顏代守關中分兵殺來先得了南鄭此舉至此方見操心驚望陽平關而走玄德大兵追至南鄭褒州安民已畢玄德問

孔明曰曹操此來何敗之速也孔明曰操平生為人多疑雖能用兵疑則多敗吾以疑兵勝之曹操善疑孔明又善信

守備之不能

守備之不能

守備之不能

守備之不能

守備之不能

守備之不能

守備之不能

單位	特 藏 CG
來源	楊小石先生贈
登錄	96. 6. 05

(B)
857.4523
6075
2032
1923
v.7
2663194